

卷十八

坦齋筆衡

負暄雜錄

碧鷄漫志

卷十九

打馬圖經

遂昌雜錄

志懷錄

周南因語錄

甘澤謠

鐵圍山

山藁談

中吳紀聞

卷二十

浩然意抄

浩然視聽抄

視聽抄

儒林公議

行都紀事

西京雜記

南唐近事

述異記

洛中紀異錄

讀書過見

幽閒鼓吹

琵琶錄

一玉百種故簡述世世說和信實計三種

說郛

十八二十

說郛卷第十八

担齋筆衡 六身

孝宗初臨 萬機之餘留心經術魚所大法音 奏對時有顧問多有失

措有正過者濁人著焦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之曰學
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
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改合入官院密院編脩

徽宗內醮命方士劉混康伏章出神到天聞玉帝降勅命元載禮昇
大帝降皇后鄭氏閣時鄭氏誕彌既而乃降生帝姪上深請其魚驗
未幾常才人在鄭后閣生皇子是為高宗生時紅光滿室及高宗
次斲之夕有鵠數千盤旋德壽宮侯升遐則皆前列若導迎而西

去者頃之即沒煙雲間蓋元載禮昇大帝乃度人經稱出真之光者位
極西方之一天八之一也濟世中具信其來有自

注彦章操嘗因于 恪赴廣西機宜臨行訓之曰自吾父及汝三世
矣未嘗與人通家往還如妻者自娶以為後嗣豈可以娛他人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御膳 置匙筋兩副食前多品擇所愛者別
筋 置一碟中食之必盡飯亦用別筋成而後食吳后嘗問其然曰
不欲以殘食與宮中人輩吃其惜如此

趙忠簡公昉初生時其母夫人夢金紫偉人入其室前有贊引者
唱曰贊皇公至夫人驚寤彷彿若有所見未幾而忠簡公生焉其
從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最是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陽而忠

簡亦自四門以散官安置于潮德裕明年貶朱崖而薨忠簡亦朱
崖而捐館俱壽六十二

稻孫

宋元章為魚為守秋曰與僚佐登樓燕策遙望田間青色如前元
章日秋已晚矣刈獲告功而田中復青何也亟呼老農問之農曰稻
孫也稻孫也稻已刈得兩而復抽餘穗故推他如此元章曰是何喜也
而門樓魚門即大書榜曰稻孫今大安門是也詩人歌穗稚即稻孫
也以穗稚對稻孫甚的

大率不出相

行在大學造功之初鳴鼓集飯有老者者山東來目以瞽聽聲過
之問曰狄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旺旁人以達大率語之老者曰谷
如此則不出宰相永魚魚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絕魚鱗

東坡
牛醫

攸之警而未聞有受立立皆大中高文虎為祭酒欵為陳自獨
之奉遂請鼓不宜請更靴之未幾自強正拜遂以更靴堂鼓而自強被
撥席之荒也且諷齋生建登槐之亭子伯所肆業齋之前及韓平原敗
而自強尽前左身官職竄死嶺表詔尽籍其家治與庶民同是猶不
出宰相之殮登槐之亭隨亦徹毀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曰牛忽病幾死呼
牛醫療之云不識症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語坡曰此牛發豆班療法
當以青蒿佈粥啖之如言而效嘗奉以章子厚謂君每云我自謫居
後便作老農更魚藥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俗為牛呼
黑牡丹子
厚我便欵晉君與恐人又謂從牛醫見來姑且去遂大咲而別

岳飛

紹興中金人遣使紕書監劉禔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魚
以對但曰意欵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禔咲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
止有岳飛所全紀律甚嚴秋毫魚犯所謂項物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
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敢發一語而止秦
檜約束勿以秦即以不識貶其

西夏
卷書

羊亮諭盟吳武安王璘為攸復陝計使人持書與西夏以來授岳於是
夏國卷曰孤聞國之將與听於民嘗從所欵命免在和不在衆必假
諸璘仰推鉅朵之與咸托郛心之輔列至承林於洪祚深仁克浹於寰
區繫我小邦賴為盟主二百年講脩於信息億萬姓陶冶於醇醲嗟
弗率之女真不自安於微分鼠竊一隅之地狼貪萬乘之機割思民

擬禽獸之如視大國若寇讐之比羈縻不遜干索魚厥在天地所不容致神明之威憤故此用岳而薄伐尚敢肆志以不庭毀先廟以示戰士之威殺君母而諫社臣之口惟是盈科之罪難逃負觀之誅幸使命之來臨奉主言而有請款假師徒之衆共揚干戚之容恭荷來章歡騰輿訟共切驅羊之志敢碎汗馬之勞希告庶邦莫不俟來蘇之后奮揚師旅庶幾解倒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寡助乘勢而起仗義以行大張共烜之皇威一掃頑吏之醜類請同李廣勿令一騎之還毋効丁公遽尔片言之返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協心允穆師言恭行天討爾衆士既造于南土我國當應於西川偏渤海受命以風從契丹乘機而當雷奮張皇宋之下路鼓天兵而四臨前衝而九野聲歌左顧而群靈失色奮勇茲動血動有余威誓將滅其衆而犁其相與其皮而食其肉內連七溷且殊晁錯之謀外命諸侯共戴武安之烈成大功於不日守中夏于歷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而矣一征當自葛始君其念之余需報捷之臨別候敵琛之賀使還報勉皆不及酬蓋紹興辛巳十二月也

官制

孝宗初銳意經武而不樂士大夫以科目自眩有善俊者虞承相允文薦之上殿遂奏曰進仕子自分兩途仕州縣者不相下蓋由階帝左右流弊至此頃揚射嘗論之今今貫清塗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以寓分別宜如元豐官制玄左不二字有昔從之初制有出身者曰左魚出身者曰右犯贓者乃削而不繫及是詔下而流品混雜

神告帝
統右

天下駐吏魚以示戒而貪姦白晝剽金人不以為怪矣惜夫

真宗朝嘗聞龍圖閣宣宗瑞物內有三石因曰神告帝統石其綠石而丹文者二一曰君主萬歲一曰趙二十下帝及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嘉州夾江縣民土誚得之于靈祠石匣中其墨石而白文者一其文曰誌公記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出趙號太平二十下帝敬志醮潛山九天司命真君永安社稷乃太平興國七年三月舒州懷寧縣民柯萼得之于萬歲山之福源洞

尤延之

尤延之處之 錫山胸中甚富本朝與放討論尤禮 凡朝廷論多所

裁定其與人談貫穿今古每一事引証數十 有報抄年月姓名一字

不差士大夫身之曰尤書厨言其該洽也持節治辟所至最纖毫

品香

民隱魚所不達黎庶目之為尤蠟燭言其以明破暗也

范致能平生酣愛水沉自有精鑒嘗謂廣泊所賤之中下品黎峒所產

小大塊大卒如蠶粟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皆為佳品雖剝薄如

帛入水亦沉蓋香之節日久墊土中滋液流下結而為香環島四郡以萬

安關所采為絕品或為萬安在島之正東鍾朝陽之氣尤醞籍豐

都四面悉皆翻熱燼餘氣而不焦所產處價與銀等洪駒父香譜亦

以沉香絕品晦菴專主於不墓之說以為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

也祭之嗚呼嚮是以為事其先也張敬夫則為止當詣墓哭者設

祭后土於墓左兩家議祭禮皆不得其定

四元

正沂公歐陽公登第皆存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自者而殿皆占第一

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第一楊寘在仁宗朝自鄉奉至廷對皆第一寘未唱第仁宗也顧在列曰狀元豈楊寘乎啓封果然蓋寘有光聲徹宮禁也既得寘上甚喜在列以得人為賀致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徽之御崇政展賜之及第顧知舉史書張克公等入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果何如克公等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立元之日上曰可謂得人自來止說三元今張魁五處作魁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大宰博士綱金壇人其後立朝有大節為世名醫

金狄

徽宗崇尚道教凡當時詔命夫表章皆指佛為金狄與試奉其略政和七年四月詔書朕每澄神默受命訂正訛俗甚閔山華被金狄之教甚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為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而林靈素凡四五衣皆以金狄為語如賀神霄降雲蜚金狄之成群千丹霄之正法如謝駕章寶籙院所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短表云金狄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秋道德院方奏金芝生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奎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徵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具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國陷中原以金國為號正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備立春出土

奇疾

大觀易
運磅

牛以通新歲意魚助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切其識可勝嘆哉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吾平生理
會何事而心失所養采竟莫製之踰年遂卒既歿通身透明肝
膽筋骨歷歷可數如透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

徽宗皇帝大觀二年秋八月以易一口又八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

延福殿東壁其畧曰如見元基高宗御宗與德壽細謂紹興也承太乙循

運尺在乃几之數高宗王壽祖博庚申吉太祖子孫建炎心共盛之勢

建炎年号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由人數朕嘗聞易執善本基庚

子辛丑禍起東南謂不肇動干戈元衝立劫壬寅癸卯宣和問天云世

哀哉甲辰乙巳虜兵攻丙午丁未金虜

此狩

內有丙火天下生靈塗炭過半是時天江表之虞駕辛莫知何幸戊申

已酉高宗時正灾劫庚戌辛亥福重勢輕苗刻壬子癸丑後成改運改元

甲寅乙卯立應豐穰是年丙辰丁巳朕已何在紹宗以紹至中復有中興之

位是年建立對言孝其後事皆驗信卒至有先知之明因往推求在天數

者果不可道歟

何純
所起

楊廷秀其何純所原起右書未見有載紱者以問尤延之曰在太冲吳

賦叙玉鮪鯨鮐劉淵林匡鯨鮐魚狀如科大者長尺余復下白脰微皆

上音黑有班文性有毒雖有小頭大魚不敢啖之蒸煮食之肥美以是考

之何既本源莫明白于此定秀檢視之言魚殊因嘆日延之真書府

也人自為厨何以胸中者著數萬卷書守全不及

負暄雜錄三身又補遺一焉 宋顧文薦字伯奉号蘭谷倦翁崑山人

武王伐紂

禮記云文王謂武曰汝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居士終補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字余齒亦齡矣我有尔九十吾汝三為文王九十七而終戴王九十三而終以應夢帝與我九齡之數史記書武王在位三年西崩則是九歲時方與吊伐之師太公呂望伏黃越斬妲己亦是踰八望九矣君臣之間各已老成作此不韙之事恐勢使然尔字恭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為王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臣我其君其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諸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若孟子只以應天順人之說對之則可豈當如此言哉使人為不

道矣故前單謂孟子非賢人宜乎時江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魚一語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乱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如乃鋸斧鉞之如凜然可畏而畧不露鋒芒真得筆削之祭者也世譏馮道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攷其所言所行未嘗詭道免於乱世盖天幸尔石普之末與虜結彖魚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擢人道批奏云臣道自云奉朝夫色皆謂前墮於虎口道竟生还初郭威遣道遊湘水道曰不知此事由裏否道平生不曾妄語人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居太山壓耶道曰不知陛下做得山否凡此皆推誠委命未嘗顧避依何也人虜主問萬姓紛紛何人救得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俗又徒見道之跡不知道之心富文忠論

道之為人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王荆公諭馮道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分四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一主謂為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人而已分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变色趙鳳女嫁馮道子夫人嘗怒之鳳使乳媪訴之累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愚觀此老魚他只是忍耐字真所謂痴頑老子也

愧儡子起于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婢闖閻氏望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吏家但云祕計鄙其策下耳本朝王詔間熙河之役亦以舞巡鼓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為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道製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

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家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熊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軟舞舞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潮渭州国乳從甘州等字舞以身垂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長燕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綠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看衫帶靴鞭於床上舞躑躅皆應即奏唐晏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於鞍上加鱗首鳳翅樂作馬首隨音蹀足宛轉中鄴胡人大統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尔

物以諱避相傳已久今姑奉其數端如石晉許敬淳鏡者用鉄碑本朝避太祖諱以香印字近之乃鳴翎山藥本名者預唐代宗諱豫改名著藥宋避英宗諱遂名山藥坎餅本名蒸餅避仁宗諱故南唐李

生諱焜改鸚鵡為八錢王諱鏐改石橋為金櫻王今吳中金刘二
姓辨皆此類也

明妃曲見于篇詠者多劉屏山云羞顏丹青聞麗顏為君一咲定天
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衛霍問語意不蹈龍許梅屋云漢宮
眉臉息邊塵功壓挽絃十萬人好把探閨日脂粉艷莊顏色上麒麟
王金陵則不然有云嘆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即此見其心
術也柯東海又可發嘆云龍首山頭桑苧翁謂漢元帝不識美也乃一
桑苧翁耳

西京雜記載漢武帝以白光琉璃為鞍暗室照十余丈如晝此琉璃乃自
然之物彩澤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乃琉璃也佛書謂車渠琉璃用以
布地言其廣大恐未必然今也者率此石計清治衆樂涯成之蓋如於
月氏國元魏特來貢今北方者市不多見惟大食高麗有之青白紫綠
皆塗以金翠輝耀燦爛蔡京嘗以大食琉璃酒器獻潤聖時在東宮
却而不受蓋以已盛於宣政矣予得一餅以銅為胎胎傳之以革外為
觚觥彩繪外國之人奇形詭狀却以琉璃屬之極其之功不知何物聞是
蜀賓國物更當質于傳識者

鹽有五色青黑赤白黃又有紫鹽道書所謂戎鹽壘邠者是也按郭
璞鹽池賦云爛然溪明爾霞赤則是赤鹽者李太白詩客到但知雷一醉
盤中祗有水日明鹽又東坡水晶鹽為誰甜金樓子曰湖中有鹽筍如水
晶謂之玉華鹽又南史月氏恒水下有鹽色正白朝取暮生非煮海也東坡

紛以青子落紅鹽則息州間鹽如絳雪或謂煎梁而或者又琴湖
池中有桃花鹽色如桃花色如桃花若青鹽所謂螳螂頭鹽入
藥可用也蔡邕投羊月書云幸得無恙豕至徒所自城以西惟
有紫鹽也續漢書云天竺回出黑鹽黃鹽安西域北澗中有則鹽之
所產恙在外夷惟青真詞云吳勝勝雪今四明諸場多有之獨此是
中國之白鹽爾古說蔡倫造紙倫乃後漢和帝元興年中常侍也精
故魚網作帛三輔故事云衛太子以帛蔽鼻前漢已有之又和熹
鄧太后貢獻恙斷歲時但貢紙筆而已蓋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
造非創也唐中國帛未備多取于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鸞箋
字亦有謂也高麗歲貢蠶帛書卷多用為襯日本回出松皮帛
又南蕃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帛以水苔為之名側理紙薛通
衡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今未承玉管布字轉銀鈞又扶桑
國出芟皮帛金中國惟有桑皮帛蜀中藤帛越中竹帛江南楮
帛南唐以微帛作澄心堂帛得名若蜀牋皆梁儔而成蜀牋重厚不
佳今吳牋為朦

玻璃與琉璃同類亦分五色比之琉璃其質頗厚亦名計銷治戒多出西
域諸蕃而夏國為最但異於琉璃者有玻璃皆青青龍張見齊惠
卿家有軟玻璃盞通天犀火院布三物得之廣舶近好事家亦有軟玻
璃隨兒是五代時大秦國未獻蓋彼能造亦是銷治而成見火則溶冷
則凝結世不多見李賀詩畫和歌月玻璃乃形容且非真咸聲也併及

此以資咲噓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漢秦所謂甝器是也今土
中得者其有渾厚不務色澤木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
祕色窰器世言錢氏有国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秋色陸龜
蒙詩 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未如向中霄盛沆漈共
崧中散閉遺杯迺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
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故河北塘鄧耀州恙有之汝窰為魁江南則
處州龍泉縣窰真頗麓厚故宣間京師自置窰燒造名曰官窰中興渡
江有郢成章提奉後苑號郡局故京遺製置窰于脩内司造青器名
曰窰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窰亦
曰官窰此旧窰大不侔矣余如烏泥窰余姚續窰皆非官窰比若謂曰越
窰不復見矣

荔枝蜀廣俱有之今惟閩中者為貴盖地處實雖住而不可乾獨閩中
可乾漢西京雜記載尉他献高祖龍眼樹即今之荔枝也唐天宝中楊貴
妃愛食之置得送唐都長安去閩廣甚遠其荔枝乃蜀中語陵所貢
實小而味酸與廣閩不同今荔枝已載蔡公之譜莆為勝閩次之廣又
次之而廣產甚多五月即有火山者熟先高梧州有魚刻荔枝南漢
劉鋹每歲設紅雲宴則窓戶回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紅雲然宣和
殿前亦有荔枝四株結實甚夥衛洪七開曰蒲菴龍因椰子荔枝却畫字
漢咸陽宮第三門本名霸門民見門青色遂門名青門上舊出好瓜
邠種平瓜此門甚美唐廣明中巢寇祀闕僖宗幸蜀關中外道旁

人瓜悉皆萎死殆不可曉徐考之蓋宮嬪多蒂麝囊瓜為麝香所薰遂皆萎落尔

蟄燕

世說海外有燕子因秋杜而去春仲復來詩謂玄鳥亂也春分玄鳥至按晉郗監為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掘野鼠螿燕而食之本朝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魚數于少年時臘中欲伐薪近岸石柳方施斧將斷見有蟄燕一毬大如斗各相御負始信燕亦按而驚蟄節氣而出度每之說烏衣之事附會為之尔

鷄炙

莊子曰見彈求鷄炙又按漢史東郡送臬五斗五月五日作臬美賜百官是欲滅其族非為其美也又淮南萬畢術甌瓦止臬鳴取破甌向臬抵之輒自止也蓋臬之物不祥甚矣今人家有飛入者必有欲康駢劇啖錄載帝顛臬鳴金登科筆鄧艾臬鳴牙旂迺勝之晁張率更聞于庭樹而授官以此推之未必皆為不吉世以鵬至臬鳴不詳觀此則又不然也

珠襦玉神東園祕器此漢世侯王之葬也董賢死哀帝賜之陳德公一日以片玉示於方正而狹長五六寸中有國竅古而潤叩余曰何物予曰恐是漢之三押尔豈玉押以玉琢方片中貫以鉄排嵌于棺用以籍尸者是德公首首之子後得方玉魚竅上有古篆四字不可識四月有曰小孔是亦玉押之一也

侍御史號離端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橫榻號南牀又曰痴昧言登此床者倨傲如痴又唐封演見聞記言御史旧例初入堂陪

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中以裏
行為舍曰椒微毒殿中為蘿蔔待御為詭黎言漸入佳味迂南省號
甘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一記

黃河水五月各有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莖花水四月名麥黃
水五月名瓜蔓收六月名礬水山七月八月名荻苗水九月名高水十月
名後槽水渭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名蹙凌水水斷結蹙起成層也
息水衡忠

婢妾年遠而位高者曰房長今得兩字尤新奇按王子年十遺載石
季倫有妾名翔風及色衰為房老

唐鄭熊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京師大相國寺
僧有妻則曰梵嫁見于異錄

聯句自唐有之君與坐容聯句則互送為煩擬段成式盧陵官下記載
取班竹以白金躡青如茶莢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南押惡韻或煎
甌茶為八韻詩皆謂之雜連若志於不朽則狀客揀穩韻魚所得輒已謂
之若聯句上共押平声好韻不僻者書于竹筒謂之韻牒

宋子京晚年知成帝唐書於本任刊脩每晏罷門寢門垂簾燃二椽
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經觀者皆知尚書脩唐書望之如神仙吳元中
居翰苑魚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乱宛若尚書二公俱
有標致者也

趙廣
潘嵩

龍眠李伯時繪事妙絕有趙廣合肥人吏役左右頗得筆法書馬逼

真後陷虜令其作畫辭以不能遂斷其右指蓋廣平昔左手執筆後亦作多觀音相今收伯時本多是廣筆近彝齋趙子同以水仙蘭蕙得名小吏潘嵩傲其作并字畫皆極類所謂性相近也積習而成王右軍言已若小兒輩乱真東坡詩家雞野鷲同登俎誠哉言也

建茶
呂第

唐陸將茶經裴汶茶述皆不第建品說者但為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闕灵芽禾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為之最時偽蜀毛天錫作茶譜始言建有紫笋而臘回乃至產吁五代之李建蜀南唐歲率諸州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總造臘面既必製其住者號京銚本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時置龍鳳摸遣使即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於休又一種茶聚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語又一種號白乳蓋因龍鳳與京石的白四種始出而臘圓降為下矣蓋龍鳳芽茶皆太宗朝所製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門始載之於茶錄慶曆中蔡名謨將漕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為次矣元豐聞有言造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之上詔聖間改為瑞雲翔鳳大觀初徽宗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與常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於是白茶遂為筆又一製衣三色細芽及試新鑄貢新鑄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鳳龍顏居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應瓜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蒂一葉者

號鎗一旗次日紫芽一芽蒂兩葉者號兩旗一鎗其蒂兩葉三葉四葉者皆老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德中建少周絳為補茶經言芽茶只作早茶馳奉萬粟嘗之可矣若一旗一鎗可謂其茶也故一鎗一旗號挽芽最為挺持王金陵送人長閩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謂揀芽也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可問始創為銀線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祇取其心如線一縷用珍器則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用以製新鑄有小龍蛇蚌其上號龍團朦雪又癢白的石三乳最造化鑄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璫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鳥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令為冠然猶在白茶也次者以白茶上所好也繼黃儒撰品茶要錄極稱當時靈芽之富謂使陸羽數子見之必變然自失矣其茶歲分十餘網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後沒浹日乃成飛騎疾馳至中都不出春已至號為頭網玉芽以下先後而發逮至夏過半矣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隴至小山凡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小若竹張坑西際又為禁園之先也此熊晉叙錄及諸家記採其說云

碑碣

墓有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曰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縶索至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開壙中臣子或書君文勲伐於碑上後又立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今古碑上往往有孔者蓋頭縶之遺像前漢碑之額也周孔允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

其流侵盛碣亦碑之額也周孔允金玉錫石揭批椽批於處而言死
生之姓名揭立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揭郭景純江賦云峨嶂為泉
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其字本从木後人以石為墓碣因而从石
說文曰碣時立石也據此則並木並石兩体皆通隨氏之制五品以上碣
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近代碑碣稍中有力者多輦金帛以祈作
者之諛蔡邕則云吾於又作碑多矣獨於郭文道魚愧詞隋文帝
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款求名只一弓史書足矣不能為後
人作鎮石尔唐則甚李北海以此得潤筆金帛駢羅侈甚皆諛墓
之物韓退之亦不免為本朝惟東坡獨能守之所作司馬公范蜀公
等六碑尔

佛圖澄姓

邢州内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乃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
和尚佛圖澄者乃天竺大國附賓小王之元子木姓濕所以言濕者思
潤理國澤被西方是以濕為姓按高僧傳普書藝術傳佛圖澄並魚
姓今云姓濕亦異以也

性嗜

古之嗜款一行殊性前聞王楚嗜芹文王嗜昌歆屈則嗜艾曾哲嗜
羊棗此見于傳記多矣之世讀唐温飛卿乾癸子載宋劉雍嗜瘡疥
癩行謂吳興太守虛休脫襪貂加落地雍附取而食之宋明帝嗜
蜜鱖鮓一食數升故劔南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虫時人謂之踏虫
每敬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于微熱本上以洩其余候氣尽以酥反
五味熬卷餅而食之云其味甚佳又長慶未知前福建院權長孺犯

饅頭

事流滯廣陵多日賓僚相見辭之時赴闕未官臨行群公餞飲于
禪智精舍有狂士蔣傳知長髯有嗜人瓜之癖乃於健步及諸傭保
處得瓜甚多洗濯米清以低畏候畏聘酒酣進曰侍御遠行有少佳味
獻進遂以所裹人瓜奉上長髯視之欣然如千金 迴流吻連撮啖之其
厭愜思歆神色自得合坐大驚蓋性之所嗜目不覓其穢污也

湯餅唐又謂之不托今日餽餽晉來質餅賦有饅頭薄特起漫牢九今
惟饅頭名存而起漫牢九莫曉何物薄特苟氏云薄夜亦莫知為何
物子京師餅鋪有苜餅名薄脆者 亦所自也饅亦作慢

梨實脆美北方者為最所謂語兒梨鳳拙梨金鳳梨最佳者鵝梨
江南所產火不及但多食則傷胃氣故陶穀清異錄載曰百益紅梨曰

百損黃所益者惟齒耳予觀湘山野錄謂李廷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
游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子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
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鵝冠子五臟刀斧乃离非謂梨也
蓋别离則戕賦胸德有若刀斧就架取小冊以呈承相乃鵝冠子也公大
嘆服昔揚吉老在泗州以医得名勿有人到門求診視者揚其按脉曰君
来年當以疽毒死今氣血鋌結魚可解者沉思父之曰惟有鵝梨尔
可往京師多買鵝梨食若魚生梨次梨乾煎汁飲并食其滓候来
春當復訪我其人如數至期再往診脉曰病已去矣恐渴作若能更食
則可安後果如其言是以知梨亦能解氣血凝滯之疾不可以一槩論
謂之百損黃也

孔平仲云邪氣氤氳未嘗魚所以故宣聖軫念世人垂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溥濟生靈避凶趨吉不致夭橫孔氏經今七十余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於臘月二十四日五更夜并花水平旦茅一級者盛淨器中量人口的少漫乳香至歲旦五更爇令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燕下則一年不患時疾矣唐張為編諸家詩人作主客番次曰居易為廣大教化生上入室則楊葉入室張栻羊士諤元稹升堂則庠全顧况沈亞之及門則費冠卿皇甫稔殷克藩施肩吾周元範祝元膺徐疑朱可名童翰鄉陳標以孟云卿為高古奧逸主上入室則常應物入室則李賀杜牧李余刘孟李陟胡幽真升堂則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刘駕孟及門則陳陶常楚元以字盜為清竒雜正主上入室則蘇郁入室則刘略僧清塞盧休于鵠楊詢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魚可姚合升堂則方干馬載任藩賈島房玄頂師孽壽及門則僧良人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喻鳧朱慶余以孟郊為清竒僻若主上入室魚入室則陳陶周朴升堂魚及門則刘李德仁李渙以鮑語為博解完授主上入室則字邵玉刘禹錫入室則趙嘏長孫左輔曹唐升堂則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則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袁不約各有集傳于古間有魚開者吕東莱編江西宗派以黃庭聖為主亦教壽作尔石炭不知始於何時東坡作石炭行言其治鉄作兵器甚精亦不着起於何時也接前漢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為薪隋王邵諭火事其中石炭二

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然今西北處有之也

嘗聞李太白暖間有微骨不能屈折蓋恃其才尔竟以清平調詞為揚太真所忌終身不偶遂陷永王之厄卒致采石之死今有一等士大夫姓名未高職位未顯則謙和恭謹及漸向上傲骨便長與昔迥別視居間時與居官時如兩人馬若能矣道眼看破則步等頗非遠大之器若始終不改節者他人必為名人矣不得將曉殷忽覩一人黑色面貌甚雄偉手執大捧鞠躬趨進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為喜兆其心始安乃謂所侍曰吾之此行未必不為福及至衆果欣躍而奉之殷立且使人自問道工表僖宗在蜀聞甚感悅擬其表遣使朱書

御禮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伴仗焉揚行密擬有淮南聞其建國且使舟師數萬代之比及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而破其仗屍流血湘水為之丹焉自是四方攝伏魚敢侵之嶺外廖光苗自韶陽叛彘族未奔其部曲隨而至日數十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而不納或有諫曰天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疆霸之兆何為而拒之遂侍之以禮因命光苗為永州刺史光苗且陳南越可取之宜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書因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繫南越未數月枝桂管十八城刈蕘懼而乞盟勳則李老虎也勇壯絕倫每一食費肉十數斤皆割為大腐而啖之

放時人號曰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虫來
號叫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為應宗及正下詔徵諸矣
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
於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鄉之部內有洞庭湖其波魚
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守則此湖不足飲馬耳
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蓄令有子
如此高郁何能何得邪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
其瓜牙故以是言離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來使人
稱其罪郁竟至菜市自是識者夏竦鎮襄陽遇
肆赦致仕高年各賜來帛時胡且瞽廢在郡夏依
赦旨送縑十疋明咲曰傳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还五
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處諸書所解束帛義也貴于
丘園之義少驗之果見三代之束帛束脩之制若束
脩得十挺即脯一束也束帛則卷于二端五疋以表
王者有屈折於隱論之道古制度也辯驗古之衣
冠制度多於古畫中見之不可不詳加審正漢魏
晉時皆冠服未嘗有袍笏帽帶自五湖亂華夷狄雜
處至元魏時始有袍帽蓋胡服也唐世亦自帛而
所以襲其服制向有携旧蓋唐明皇潞州像來示
予者絳袍黑鞋玉帶又嘗見李質皇像亦是黑鞋

金蒂咸謂而未嘗有黑鞋玉蒂金者殊不詳放唐朝惟有黑鞋至五代方有紅鞋是以知前代衣冠制度不可不詳審焉

龍涎

向南叙海南香品矣近有人問曰今之龍涎香始於何時蓋

香品

前代未嘗聞也惟古詩中有博山炉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栢梁則古亦有合和成香者香語所載品類甚多獨無龍涎香蓋龍涎本不香出大食國深洋海中或去龍睡于石上數日不起起則有涎覆其上人候其去則取之涎沫凝積如百藥煎而色白者良黑色者多雜沙土不可用以其能聚者不散故用之宣政間亦未聞焉獨有西王貴妃金香得名乃蜜劑者若今之安南香也紹興光暇堯萬機之暇晉意香品和奇香號東閣云頭其次則中興復古以占臘沉香為本雜以腦麝搥花之類香味氤氳極有清韻又入刘貴妃瑤英者香元總管勝古香韓鈴轄正德香韓御蒂清觀香陳門司末扎片香皆紹興乾淳間一時之盛耳慶元韓平元製閩古堂香氣味不減云頭香禺有吳監稅美角香而不暇印晚上手捏而成當盛夏然日中一日而

乾亦一時絕品今好事家有之全泉南香不及廣香
之為妙都城市肆有詹家香頗類廣香近日多用金
顏辛辣之氣魚復有清芬韻廣也雖御前宣賜
號曰官香而香味亦淺薄非旧香之比不可入品題矣
余旧見有婦人耳環色紫而光艷照映若紫玻璃其盾
甚薄不識為何物也或稱為紫辣子近觀韓永真行
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淮王盤蓋褚言丕文也
又陸務觀詩云火齊堆盤滿珊瑚剡庫莊齊音劑
去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輝照
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王子年十遺記日薰偃常我近
清堂上沒火齊屏風光輝一室今世不多見其耳環必火齊也

近者北兵侵犯城郭於民間需索金銀等物謂之撒花不曉其義蓋夷
狄以屯為重禮者因朝三佛各注輦因遣使來朝貢見于延和殿其儀
胡跪于地先撒金蓮花其次珍珠龍璫布於御座於謂之撒展花初
至關先具呈請詔許之方施屯亦所以重其國也撒花之名蓋亦
有自來矣

禽虫之微善於格閉見於武傳者唐之明皇生於己酉而好閉鷄場
見之東城父老傳聞畜亦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棲象牙為籠而
蓄之以万金之資付之一嘆其來遠矣惟唐馮延巳詞有閉鴨闌
干獨倚之句人多疑鴨未嘗聞為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以衣傳

魏文帝遣使求開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臣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其言礼哉具以其之陸遜傳建昌矣慮作開鴨矣闡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族屬而往揚州橋觀開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善養開鴨方未及時狸咋鴨四十余絕其頭去及敗帝連誅死者四十余人則言蓋有之有唐田令放傳僖宗好開鴨數幸六王宅吳虔池其諸王開鵝直五千萬錢則鵝亦能開也余如鸚如黃頭雀青菜子皆善聞不數及述尔

金石開

金石有性之藥多潛躁輩已嘗論之矣往之不悟致多喪身是猶晉人之好服宮食散唐人之好服丹砂雖韓文公亦不免焉武宗好神仙方技之術用趙歸真等取銀液煉神丹而服之遂以丹發而

崩王仲信揮塵錄載宣和間王稱定觀好孝能詩少年為殿中監眷東甚渥一日召入禁中上曰朕近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徑歲色如紫金鄉為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繞下咽寬胸中燥之甚俄頃烟從口出急扶歸矣已不求 殮間柩中剥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

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余景寒庚申訪陳德公子三衢偶及丹灶事雲高閣中央金鵝洞前有巨松夜靜遠望則火毬飛走積有年矣暇日其尤松泉爚至其處見松根脂膏融液于外意為有異命剖鑿之有物如琥珀光瑩明徹始知其為松丹也黎之鷄約曰分服丸服刀圭即覺狂踈不可禁急以水沃胸於熱益甚遂冥身水缶中凡數易水皆如湯函飲頭叶稍定至於

冬疽發幾死陳亦服寸七粒不甚至而兩目赤腫如菘兩月方愈
昔朱巨容以松丹進史衛王服發其在陽而死方仁声泊宅編載吳
景淵刑部平生服硫黃人罕知之其後二十年長子縶為葉亭
市場官疽發于背而死乃知流毒傳氣尚乃其子可不戒哉

瑪瑙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實一石邪者尔大者如斗其舛角
堅硬碾造費工若南瑪瑙產大石等因色正紅而無瑕可作杯筯
器異生西北者色青黑謂之鬼面青赤湏間以紅色如珠砂者為
妙若灵夏瓜沙羗地沙磧中時得知者尤奇有栢枝瑪瑙質如
水玉上有枝葉儼如栢枝又有節子瑪瑙黑白相間大不過二三
寸人有合子瑪瑙質埋純黑中間白絲者可作數珠間隔又有夾
胎瑪瑙正視之則臺白光粉倒視之則若凝血蓋一物而有兩色也
出西羗砂磧中世不見多有紫雲瑪瑙者今和州產人者可作每障
卓向等用實一石尔金陵兩花臺有小瑪瑙子但可克盃盞水
石之玩均不茅品類也

右者之墨多以石磨汁而書或云是延川右液為之至魏晉時始
有墨凡云是漆煙松煤夾和為丸蓋晉人四以心硯者則磨墨貯潘耳後方
有礪子墨亦墨丸之遺制唐高麗歲貢松烟墨以多年老松烟和以麋鹿
膠為之所謂麋膠熟方許者也至南唐文物之盛遂有支連圭父子之
墨始集大成然亦以松烟為之本朝熙豐間張鄉遇供御墨漸用油煙入腦
麝金泊渭之龍香劑東坡先主頗稱賞焉元祐間潘谷造墨蘇黃諸公皆

稱之自後蜀中滿大韶梁果徐伯常輩世亦不足更有雷齊上峯之墨
不減於輩近世唯三衢葉茂實得製墨之法清墨不凝滯誠名下無
虛士也惜老葉亡後其子不得其傳大不及之而翁彦鄉等往盜茂
實名遂利而已不足貴也

碧漢漫志 十弓

宋玉灼 字晦叔號願堂

或問朝曲所曰天地始者人生為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咏言
声依永律和声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乎中而形於言上之不足故
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不足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
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
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声律有声律則有樂歌咏然言即

詩也非於 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矣而士大夫又
分詩與樂府作兩科故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
歌有謠有吟有列有行有曲今人於古樂府特指為詩之流而詞就
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胥子詩歌声律卒有次第又語禹曰
予欲聞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廣歌九功南風鄉云之歌
必声律道古者采詩有大師為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
失動天地感鬼神或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教敬厚人倫美教化
移風俗詩志於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
耳然中世亦有因箎絃金石迭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又鼓瑟
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二詞歌辭終非故法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發為歌而声律從之唐虞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令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為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支唐始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声律則甚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躰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声陸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則一本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樂非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

庸人

皆非庸人故執事過齊于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教入何武入漢陽襄

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其家語孔子季葉於師襄子

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爾何歌答曰愛者而歌商溫良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而恭儉而好禮者也宜歌小雅正宜而靜廉而謹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季識乃志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也如墜曲如折者如橋木倨中短句中鈞疊上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玦此矣今有過鈞客城教坊者問曰某爾何歌必曰汝宜昌曰中行曹元寵小令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為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石曲音調存

歌曲存

四曰鹿鳴謫虞伐檀文王而佑延年之徒以歌声彼寵復啟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伐短簫饒歌樂曲三国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曰戰城南至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啟

其十二曲晉吳又及改之燭玄云鈞箏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鞞舞三國能存者有殿於生挂則五曲其辭則土漢代胡角摩訶變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城李延年因之更迭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中隋初盡歸東清至唐武後時曰曲存者如白雲公莫已諭白苧子夜夜團扇懊懷名城莫愁楊版鳥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人正三十七有聲無詞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於世蓋多行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數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綠珠亦自懊恨歌曰絲布澤難縫元伊倚孝武飲謙撫絃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蠟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切不利推心輔王政二叔及流言鮫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逼進說不納固告歸臨與敦別歌曰祖酒甕起蓋山陵氣寡蔽日玉石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調悵會復難陳山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復中寬愛養將士同心驍駝父馬鉄瑕鞍七尺大口奮如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盤十次無當然戰始三交七失蛇予弃我驍駝竄岩岫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復柰子河流躍間而嘉傷命東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於史者蓋如是耳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諺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死罪腦
絕之陰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為諸姬作歌尤奇古以高祖之
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詩又不在諸王下蓋王下蓋漢初古俗
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余情性不足高歡玉壁之役
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勤歌其辭畧曰山
蒼々茫茫風吹草抵見牛羊歡而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
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勅勤歌既韓退十琴操近古
唐之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揚柳枝乃詩中絕句而
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
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柁無做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

我詩多是寄君辭自註云樂人高玲瓏能歌七余數十詩樂天亦醉
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人間歌妓唱於郎守嚴郎
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人付新詩與艷歌元微之見人咏韓舍人新律
詩戲贈云輕新便效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交李賀善撰南北
朝樂府故詞其所賦尤多怨鬱凄艷之功誠以蓋古排金使為詞者莫得
偶矣惜乎其中亦不倫聲絃唱然唐使稱李賀樂府數十篇云韶諸
工皆合之絃筚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多以賄求取之
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旧史亦稱武無衡
工五言詩好事者言之往々彼於管絃又旧說聞元中詩人
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其亭歡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

私約曰我輩少擅詩名末第甲乙試上觀諸伶詎詩分復考一伶唱
昌齡三絕句一伶唱適絕句渙之曰佳妓所唱女詩我詩終身不收與子
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更妓唱渙之椰榆二子曰田舍奴我豈
妾哉以此知上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王衍名
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名命宮又李玉壽歌行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
風今已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火
蘇公亦壁於後賦協入声律此暗合孫吳耳

涼州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宝樂曲皆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之類
曲邊声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深声合作明年安
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亦云西涼州獻此

曲寧王憲曰音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祖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
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禍及安史亂立頗思
慮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蕤歌妃所
製涼州詞上國廣其曲合流傳者蓋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
回也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蕤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為倚
樓曲上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宝
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者南內乃謂肅宗那得始廣此曲或曰曰妃所
製而廣詞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旧史及諸家小說
謂妃善歌舞遂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夸誕無
實獨帝御上笛為倚樓曲音廣之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始又

云其声本宫調今凉州見於世者凡七曲宮曰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
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南宮不知西凉所獻何宮也然七曲宮知其三
是唐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凉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
翻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名合衆樂即黃鍾也予謂黃
鍾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鍾凉州乎同玉宸殿奏琵琶
就易美名此樂工誇大之常懸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史
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無声於琵琶奏於玉宸殿曰號玉宸宮調
諸合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祐詩云春風南內百卷時送調凉
州急偏吹揭手便招金碗舞上皇驚朕悖擘見又出間鼓吹云元
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枝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

通窺同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尽付崑崙段
和上者自製道調凉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樞張祐詩
上皇已有此曲而幽間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隱高
調凉州詩云樓上金風声漸紫月中銀字韻初調從張弦柱吹高官
一曲凉州入沸寮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為高大石其羽為高舫涉所謂
高乃高宮也史乃脞說又云凉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鞞弄
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衰拍遍歇殺衰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凉州
弄遍子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以簡省而管
絃家又不肯從至尾吹彈甚者李不能尽元微之詩云逡巡之
大遍凉州徹云又梁大遍最豪嘈史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

悞失此乎伊州見於世者凡大商曲大石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
越調茅不知天竺所製也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裏唱伊州
林鍾商令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凡字殺

霓裳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日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為易

裴曲

美名其他歸以神恠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西河節度使楊敬忠

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
有主楊氏創身君造譜自註云開元中西涼鄭度使楊敬忠
造鄭遇津阡門詩註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忠進于文考唐史
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忠為瞰款谷所敗白衣檢校涼
州亭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門無天子万事足惟惜當年

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八景相追
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忽有秋風詞吏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
平時万国賀豐歲梨園進旧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送春羞衣範搖
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沉著赤白堯支取
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流詩謂明皇望女凡山詩志求仙故退作此曲
當時今無薄疑四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曲朏望發吳求仙因以名曲忽乘
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旧故曲有此
制衣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
元指為法曲一數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
予以是知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訣云天竺十三

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止令於太常寺刊石黃鍾商婆
羅門曲改為霓裳羽衣曲進陽門詩註葉法善引明皇八月宮聞
樂歸晉寫其半會而涼都督楊敬述遊婆羅門声調腔合遂以月
宮所聞為散序敬述所進為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京
進婆羅門曰明星潤色又為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
年上皇與中天師中秋夜同遊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
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烟零中不視玉訣仙人道士乘雲
駕霧獨未無間素娥十余人舞咲於廣庭大柱樹下樂音諸雜清麗上
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送史云羅宮遠中秩傷明皇宮中既月
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眼橋與帝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仙女數百
素練霓裳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百帟作霓裳羽
衣曲鹿茸事類云八月望夜月法善與明皇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
曰紫雲回默記其声歸傳之名曰霓裳與衣也三家者皆誌明白皇遊月
宮其一巾天師同遊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遊得今曲名其一葉法
善同遊得紫雲回曲名歸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
華清宮詩月間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決然信之也又
有甚開者元傳信記云帝夢遊月宮聞樂声記其曲名紫雲回楊
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余輩各執樂器御云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
雲回金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遺云明皇用華法善術上元
夜自上揚宮御注西涼州觀灯以鉄如意負酒而还遣使取之

不誣函恠錄云開元正月望帝欲與葉先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於師
奏請行但無回顧帝即上高力士樂官數十从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
曰仙人現師請帝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乃一曲回後廣陵奏上元夜
仙人乘云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與衣曲而去上大悅廣人喜言開元
天寶事而荒誕相陵奪如此將使雅信之予以是知其它歸以神恠者皆
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听風听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
話以不曉听風听水爲恨蔡條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
知樂者於大山間听風声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原如伊州甘州凉州皆自龜
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凉州定從西涼未若與伊甘自
龜茲听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金章余亦未見但弟子歌

留一色恐是指梨园弟子則何豫於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
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道寸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
趙飛燕身輕成帝為置七宝避風搗事戲妃曰尔則任吹多少妃曰
霓裳一曲足掩於古而官妓珮七宝纓絡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云人
貴妃宛轉傳君則体若不勝珠翠繁冬雪飄上錦袍煖春風蕩樣霓
裳翻又云大閣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尚空 月滿驪山
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未又云漁陽鞞鼓動
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
又云云雨馬嵬飛散後驪山無復听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
帝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迁於西宮梨园弟子王琯發音聞此曲一

声則天顏不始左右歔歔其後憲宗時每大晏間作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云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制舞曲者疑曲存而舞即非旧故就加整煩為後主作昭惠后諫云霓裳與衣曲綿茲喪乱世罕聞者獲其為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後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盖末始不全當禱祀稱三月上巳王術晏怡神衍自執版埋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决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讀道書好湯餅妃天凌毒疾多埋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版大謔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听自道云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乎請打何得咲而不卷沈得之邪疾佚此声果傳亦

未足信按明白皇改婆羅門為霓裳羽衣屬黃鍾西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藥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風調是商又知其為黃鍾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声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為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為法曲中遺声今合兩千宮調仙霓裳羽衣一曲遺声亦太踈矣筆談云滿中消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非是或謂今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声然霓裳本為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尔又嘉祐雜誌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士守成以為非是則依法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冗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

近望瀛子謂瀛筆談知獻仙音非是乃指為調法道曲則無所著見
獨理道安訣所載係當時朝指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升樂工翻河中
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消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并士守城譜
皆不傳樂天尤和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迤相橫擊撒吹
彈聲迤麗注云亢法曲之初中樂不齊推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
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云慵不飛中序擘襜初八拍千
竿列春并拆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
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鑑錚翔鸞舞丁却收翅唳鶴曲終長
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情終皆聲拍促速為倪裳之末
長一聲筆談曰霓裳曲凡十二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

遍自此始有拍亦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為道調法曲則是
未嘗見旧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之乎世有猷涉調佛霓曲因名曼卿取
作傳踏迹開元天寶旧事曼卿云奉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
師曾端伯贈損其辭為句遣隊口號赤云開室遺因蓋二公不知此曲自
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譜声守山東人王平調詞李華
膽自言得霓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
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爭終以
徵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版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
遍擷入破虛摧袞實摧袞歇拍杀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
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称客有以披樂樂圖

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者皆所行大呂安得又帕樂番又作舞文而霓裳散序大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於樂器上成吹或彈止能及一个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索其笛拍竅問口何者何完溪沙孔籠子諸伶大咲此与益面
上定曲名何異

甘州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声慢有伶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声它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製引序慢迄今盖度曲者嘗懸若象甘州八声即是用其法於中呂調此例甚廣偽屬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二人皆有才孝盛名音善舞鶴年龜年孫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唐史吐蕃傳亦云秦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六么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腰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揪然又云管兒又有彈綠腰依旧声迢上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郎沈亞之歌者葉記云今韻奏六么又誌盧金蘭墓云為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秦涼州胡渭錄腰雜曲既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腰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春白樂天揚柳枝詞云么水調家上唱白雪梅花處上吹又听歌六絕句内樂世一遍云管急弦繁拍斷綢六么宛轉曲

中頭試知樂世声。樂老疾人軀未免然。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
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又以腰作么。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
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獨謂之樂世。它書不見也。青箱雜記
云曲有舞要者。舞霓裳羽衣曲之曲。要拍霓裳羽衣曲。乃言調于此曲了
不相關。士大夫論義。嘗患講之末詳。率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証
之者。不過如此。聚訟耳。若無人功。繫後世。隨此情。或遺禍於天下。樂
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正九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折闌
声樂崑崙崙登東。綉樓彈新翻羽調。綠腰又謂無敏曲。罷市西樓
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蕪移在楓香調中。下搯声如雷。絕
妙入神。崑崙崙拜請為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
於世者。曰黃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即俗
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曾羽羽調也。崑崙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
一教乎。或它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
一教乎。或它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肩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
花十八。於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正也。曲節
柳楊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此幙府拜侍。李納尚書。餞於鑑湖。命
盛小最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為公唱作西河調。日莫偏傷
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在林中。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
也。勝說云。張紅者。大曆初。隨父歌丐。食過。明將軍第。青所居。青

納為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如減節奏頗
有新声未進間先歌於青丘令紅潜听以小頭數合托其拍至云女弟子
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声不失樂工大驚青與相見嘆伏不已
蕪云有一声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听召入宜春院寵澤龍異宮中號
記曲小外子尋為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又
正一声而已蒼間妻和疑有長命女曲為屬李珣瓊集亦有之句讀
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為古製林中羽併大曆加減者近有長命如今
於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旧曲又别出大石調西河
慢声花平正極奇盖古西河長命女本林中羽而近世所分二曲
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

楊柳枝鑑或錄楊柳枝歌亡隨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壹帶開岸
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樂隨隄事已空
万條猶舞旧春風皆指汗渠事而張祐 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
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日莫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謂
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傳作楊柳序考樂天晚年與刘变得唱和
此和詞曰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
云樂章翻怨調才子與研詞注云洛下新色也刘变得亦云請
君莫奏前朝曲听唱前朝楊柳枝盖後來始变新声而所謂作樂
天作楊柳枝者称其别創調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
字四句詩集刘曰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

一句此乃唐詩和声如竹枝渙父今皆有和声也旧詞多側字起第三句亦復側字起声度差穩耳喝馱子洞微志云此田員外郎馮敬景德三年為開封府界檢勞戶田宿吏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携孀僕王侃諧之延生飲酒二十六舅丹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听十四者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由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姐所撰新声梁祖作四正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曰大姊獻之梁祖令李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姐及戰得勝口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在皇入洛亦遂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声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曲註云俗謂之喝馱子不在何處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蘭陵王此齊史及隋唐嘉謚稱齊文襄之子長宮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謔之曰蘭陵王入陳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声也此曲声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字句字故亦名大犯人有大石調蘭陵慢珠非旧曲為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子慢曲子耳虞美人胜說稱起於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於當時可也魯宣子夫人魏氏作虞美草行有云三軍散尽旗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趣寂寞寄寒枝旧曲聞來似劍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

慷慨尊前爲誰醉亦有說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少
少軍情變月下旌旂拂亂夜七桂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声正三更
撫雅則上重羽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鐙涼秋雨相九泉歸去是似儻
恨茫七黃載万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
雄少楚歌声起伯喈休 葛荒葵老天城莫玉免知何處至今芳草解
娉娉只有當時魂魄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
如鷄冠花葉兩相對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
山容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
拍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三雅獨莖三葉七 决明一葉
在莖端兩葉居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如舞益都
方物圖替改虞作悞云今世所得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
意其章纖柔爲歌極所動故其莖至小者若動搖美人以爲妙耳筆
談云高郵尋舒性知音曰聞虞美人草遇人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
他曲不然試知如所傳詳知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
對草鼓之枝葉皆動乃自曰虞美人探舞声調與旧曲始末不相近而
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東
齊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故六家說各有異同方
物圖贊最牢鑿無所稽據旧曲固非虞姬作若謂下音俚調嘻其甚
吳亦聞漏中數翅有此草予皆未見恐種族類則所感歌亦然旧
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中呂宮近世轉於黃鍾宮此草應拍而舞應

曰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曰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
知單與屬產有無同類也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
律其子彈胡琵琶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
流涕曰慎毋以行宮君也宮聲誣而不通大駕不復回矣招道理要訣唐
時安公子在太族角今已不傳其見於古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就尾
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宮商時號水

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
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沛河自製水調只非水調中製
歌也世以金水調歌為煬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宮商

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
聲韻怨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帝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
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款
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曰山川滿目泪沾衣富貴榮華
能幾時不見只今泯水惟上有年七獨雁飛上問誰為此曲曰李嶠曰
其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听水調詩云五言一遍
最慙慙調少情多但有因不會當時翻曲調此声腸斷為何人
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適五言調声最然嘗此水調中一句五字
曲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声新水調謾人調
是采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急内寵宴私宴

擊鞠元虛曰嘗余樂工陽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非惟唱南朝天子
好風流一句如是數次上悟覆括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余奏水
調詞則是今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禱机云王衍泛舟也閩舟
中子皆衣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
調水調歌乃是以俗字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
非樂天所聞之曲何傳唐詞在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側韻
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升
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今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
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馬歌者

萬歲樂

武后作也有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通典雲馬哥萬歲樂武太后所遣
時宮養馬人能言嘗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排大袖並履鴟冠作
象又雲嶺南有似鴟鴞能人言名言了羯音異哉武后也其為昭儀至慕
奪殺一后一妃而絃王候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人殺諸
武僅有兇者又最甚則視生四子殺其二廢徒其一睿宗危得脫視它
人推命如糞中至聞馬歌萬歲乃欲集度厥躬在虫人則欲速死在
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昔太教商樂曲有萬歲
或曰即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沛州劉弘撰至朝
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或
後曲

夜半樂唐史雲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奉兵誅帝王后製半夜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雲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平夜斬長樂門闕頌兵入宮後撰半夜樂曲今皇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為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侍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以頭便是_七斷腸声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兑元微之何滿子歌云河滿張歌張宛轉天寶年中始稱牢嬰刑擊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慣蕙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霸緩便將何滿為曲名御府親提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者好也明王奏音律面罪人遂欲進曲贖元然元白乎生交友聞見率同獨記此事_七異芦

氏雜說云其露市後又宗便觀殿牡丹誦舒元興牡丹賦嘆息泣下命樂適清宮人沈翹_七舞何滿子詞云浮云蔽白日上曰汝知書邪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擊馬官槐老持柘店菊黃故交金不見流限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声如漁父小秦王之數令詞屬双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戶鷄李珣亦同以其他諸公所作往往_七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旧曲樂府雜錄云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絕妙白秀才者曰家有声奴歌此曲音調不同石至今歌發声音越殆非常音駱處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字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和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祐作孟才人難云偶同歌熊詠嬌頰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為一声何滿子下泉順吊孟才人其

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蚤傳左右上自之曰吾當不諱尔何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愍復曰妄嘗 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声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愍候之曰脉上温而腸已絕上崩將徒日本之愈重訖者曰非侯才人乎命其視至乃奉偽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云江湖还共息深似為孟才人發又有宮詞云故園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声何滿子双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清波神

清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子女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獲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為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艷女褊交心髻大神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為鼓胡琴作凌波曲後於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蛮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粧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室諸樂曲為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詞號詞通宮然今之林鍾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付呂宮也其一在南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宮商也皆不傳於聞諸樂工云旧見凌波曲譜不見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刑之故相承為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妃貴生命小部張樂長生殿

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為曰荔枝香勝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終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北開龍雨香蒲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麗山命小部音樂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白皇曲然使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避齊間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宮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小云一似兔椒馬嵬間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云即出永叔宜此調亦尔也今歌指大石兩調皆有近指不歲何者為本曲

阿濫堆

阿濫堆中朝故事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子明名左右皆傳唱之播於遠近人覓以笛效吹故張祐詩云紅樹蕭々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上月潮平波艷々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潮尚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堤屬黃鍾羽夾鍾商呼及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道理要訣稱黃鍾羽特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念奴嬌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力士傳呼覓念奴々潜伴諸即宿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楼下酺宴萬中喧溢壽安之常黃裳

關易不能禁中樂為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日欲遣念奴唱歌
仰二十五郎吹小篳篥逐有能听否皆悄然奉詔歲辛溫陽時近東洛有司
潛遣以行而已天宝遺事云念奴有 色善歌宮中第一帝嘗曰此女
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声出朝霞之士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為
天宝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朝有今躡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
昌舜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清平調

清平調樂松窓錄云開元中禁羽重木為樂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
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
欲之上曰馬用旧詞為命龜年宣翰林李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
章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欲太真妃咲頷歌意甚

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為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乃是令白於
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声律高下合為三曰清調則調此謂三調皇
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前則調故也况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
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改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
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製清平樂四
首注是也

雨淋鈴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入蜀初入斜谷霖雨稱旬撰棧
道中聞鈴声帝方悼念貴妃來其声為雨霖鈴曲以寄恨時梨園第
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算篋因吹之遂傳程世予故史及諸家說明皇
自陳倉入散關出池河初不由斜谷路今歙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

今詩刻記明白皇聞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兩
中因感雨淋鈴貴鳥猶斷窮者荷衣好淨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
無賴不堪听少年辛苦今飄蕩深媿先生數聚營世傳明皇宿上亭
雨中聞牛鐸声恨然而起問黃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即當俗
稱不整治也明皇一咲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还京後復幸華
青返官嬪御多非旧人於望京楼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回顧悽
然自是至懷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其真同須臾奏
罷穿舞事还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行云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
夜却歸秦猶是張微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
明南内更無人張微即張野狐也或謂祐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
錄楊妃外傳不同祐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却有歸秦猶是
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云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得撥未弦温水泉鳴
咽流鶯溢因滋絃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双調雨淋鈴慢頗極哀
怨真本曲遺声

春光好

春光好鴉鼓錄云明皇尤愛鴉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
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可判斷命取鴉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
杏皆已拆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
有此曰夾鍾宮蜀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子曰二月
柳杏拆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南蛮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蛮国入貢危髻金冠纓絡

被賦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舞文士亦往
其詞大中先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
國假溫飛卿新撰蚤進之成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
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表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
之類耳

望江南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云南江南白樂
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庄云此曲亦名謝秋娘
每首五句予者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非曲兩段蓋近
世曲子无單遍者然衛公為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
南又名以謝秋近世又取樂首句以江南好

麥秀

麥秀兩岐文酒請話云唐封舜臣性輕桃漁京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
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上下能封謂樂上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
守為秋樂上後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為唱微中已
及記於是終席動北曲封既行守悉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
與譚州牧封至譚州亦張樂燕之倡優作檻樓數婦人抱男女篴管歌
麥秀兩岐之詞叙其捨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及歸過金州不復言以今世
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異今不同

文叔子

文叔子盧氏雜記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叔為入內大燕得罪流之弟子
救拾院中藏入家具僨作師講書上來其声制表曲曰文叔子予秀資治
通鑑敬宗室曆二年六月己卯幸与福寺觀沙門文叔俗講敬文相繼

年祀極近豈有二又叙我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皇言
誘聚群小至使人主臨觀為之一咲之樂死尚晚矣今黃鍾宮太后調林鍾
商歌指調皆有十指令未知孰是而叙字或誤作序緒

後庭花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并游宴使諸貴人及女伶士
与狎客黃共賦新詩相贈答其尤艷麗者為曲調其曲有玉樹后庭
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之黃鸝晉金釵兩臂垂並尤輕艷為此曲予因
知后王詩看此配声律遂取一句為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

陽鍾動曉樓空又云後庭一曲幽怨不堪听又云萬戶千門成野炒只緣一

曲後庭花又云綠牋曾戲欺江摠綺閣塵消玉樹空商女不知亡國恨隔

江又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殘海云墨花庭忽作青蕪因又後庭餘唱落

船窓又云後庭新声嘆樵牧又云不知則入宮前并猶自听吹玉樹花吳蜀

鷄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或紅或殘紅或白或淺白目曰後庭花

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工人謂之宝

樹揚雄甘泉賦王樹青窓左思以為假称佐者矣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陽

云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称陳后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

曲謂詩或称後庭花少有連称者為蜀時孫吳憲毛熙叢李珣有後

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

句亦令也

鹽角兒

鹽角兒嘉

雜誌云毒至俞

說殆教坊家入市鹽於紙角中

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召令双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當

制詞

說鄴卷第十八

說鄴卷第十九

打馬圖經

宋李氏清照

号易安居士

惠即通也即無所不達專則精也則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
郢人之運斤師曠之所壽姜之視大至於堯舜之仁桀紂之
惡小至於擲豆之起蠅中角佛其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
人不堆季聖人之不到聖處雖嬉戲之事亦得其依稀彷彿
而遂止者多矣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者
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
自南渡來流寓迂徒凡散傳具故罕為之然實未忘於宵中也今年
冬十月朔聞淮上警言報江淮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

市者謀入山林傍牛絡繹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訢流涉岩
灘之險抵金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窻意頗適然更長燭明
柰此良夜何如事乎博奕之事謂矣且長行華子博塞彈棋近世無
傳者打揭大小猪窩挨鬼胡尺數倉賭決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弦樽蒲
雙感融近漸廢絕仙加戒插閑大指魯任命無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戲
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獨承選打馬持馬閨房雅戲嘗恨承選聚瓠黃
於儉閱故能通者少唯遇刻敵打馬簡要而若無文乎按打馬世有
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謂之閑西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
久各有舊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又豈和問人取二種馬
檠加戒大約交加旣倖古意尽矣所謂宜和馬者是也予獨愛依經
馬目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規箴蓄之不獨施之
博徒實足以諸好事使千萬世後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紹興四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易安室序

打馬賦

歲令云但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方十都尊俎具陳已行揖讓之
礼主賓旣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吳檣滿逐殿奕博奕之上流乃
閨房之雅戲奔驅騾疑穆王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家之
隊珊心珮響才驚玉璫之敲落心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乃吳江風冷
胡山楓兼玉門閉沙花炒肥臨波不渡以惜障泥或出入用奇有類昆
陽之戟或優游伏羲正如綠鹿之師或問望久高腕復度即之失或

声各素昧，便同痴叔之奇，亦有緩而歸昂，而去鳥道，驚駢識封安
步崎嶇峻坂，來遇王良，獨促鹽車，唯逢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在天，
心存惡立，志在省鞭，上蹄黃葉，同異金錢，用五十六乘之問，行九十一路之內，
明以賞罰，覈以殿最，運指魔於方寸之中，決勝於負機微之外，且好勝
者人之常情，小藝者士之末技，設梅指謁，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飢，少謝
騰驤之志，將首突於故難，臨而不回，欲報厚恩，故知機而先退，或御校
進已踰關，色之艰或買勇爭先，莫誤穿壘之墜，皆由不知止足，自貽尤悔，
况為之不異，爭日見於正經，用之以誠義，必於合於天德，故統床大叶，五
皆盧瀝酒一呼，六子，及赤平生不負，遂成制閣之師，別墅未輸，已破淮淝之
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之安石，又何又陶長沙傳局之校，正當師表，彥
道之擲也，辭曰佛狸定見卯年死，貴賤紛紛尚流徒，滿眼驕驕雜錄耳，時
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誰能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

水色例

凡碧油至滿盆星有五十六乘

賞色

掌印

滿盆星

撮十

罰色

小浮圖

雜色

碧油

黑十七

桃花
重五

馬軍

鴈行耳

靴楦

拍折兒

銀十

小娘子

驢嘴

赤牛

黑牛

暮宿

角按

大開門

正臺

簞筩簞

花羊

大鎗

皂鶴

野雞卷

八五

飢餓見

了角見

條中

赤十二

腰曲縷

胡十

紅鶴

九二

小鎗

急火鎗

拐九

蛾媚

夾十

平豆

撮九

撮八

昧九

夾九

丁九

雁八

川七

拐八

大肚

夾八

白七

夾七

拐七

大筒見

小嘴

葫蘆頭

鋪盆例

凡置局二人至五人鈞聚錢置盆中臨時商量多寡从衆然不可過四五

人數多則本承交錯多致喧鬧

既先設席豈憚懼金使請着鞭謹今編將罪而又罰已从約法之三章

賞又有功而有饒床之大叫凡不从衆議喧鬧者罰帖十盆

本承例用骰子三隻

凡第一擲謂之本承如擲賞罰色即不得認作本承

倒飛龍院本真承方許過如草鷓是真本

承十三大槍之類皆旁本承

公車射策之初記其甲乙神武掛冠之日定彼去留汝其有始

有終我則無偏無黨下馬例

凡馬二十疋用犀象刻成或鑄銅為之如大錢樣刻其文為馬文各以

馬名別之如華驢或只用錢各以錢文為別仍雜承柴其文須用當二當三錢以絕盜下之事堂

印四潭花下八疋賞八帖碧油六潭花下六疋賞六帖桃花重五五潭花下五疋賞五帖鴈兒行三潭花下四疋賞四帖

拈兒二潭花下四帖賞四帖滿盆兒星六潭花下四帖賞四帖真本承下三疋賞三帖傍本承下三疋賞三帖承人真童謂下次隨手擲

用上次賞罰色九真自擲賞色執植銀十撮十里十七別人擲自家傍本承傍種各有二疋上

次擲罰乎小子子浮屠名餘家承下二疋夫勞者賞又厚施重者報深或再見

而取十官或一門而列二戟又借人君每有賜臣必先以乘馬為秦穆公

奪救孟明解左驂而贈之是也豈切重賜尔自取之予何厚簿焉九下次入未有

本承上次人受擲賞承不理賞擲行馬例

九馬局十二窩便不打賞一擲後來者馬九陽數也故數九而立窩七伏塗也

故入窩而又賞既能挽險一以當千便可成切寡能敵眾清曲回後騎

被必先登

九疊成十馬方計過函谷關十馬先過然後餘馬隨多少得過自至

函谷關則少馬不許踰別人多馬如前後馬有不許行候多馬務動方許行馬數同即許行行馬百里半九十汝

其知乎方茲萬勒爭先千霸競較得其中道止以半塗如能疊騎先馳

方許後來繼進既施簿効須旌甄可倒三半

九疊足二十馬到飛龍院散承不得行直本來堂碧油柳花雁行兒拍

拈兒滿盆星諸賞等及別人擲自家真本承上次擲罰乎方許道

萬馬無声恐是御枝後千蹄不動疑乎立仗之時如能翠幕張細莫

非啓印應歸沙漠花發武陵歌延之小拈初奔天際之流星豈聚或受

被罰或旌已能勞或謝當事之時復過出身之數語曰鄰之傳家之

辱也以此始者以此終乎皆得成功俱無後悔

打馬例

允多馬過少馬点数相及即点去馬馬数同亦許任便再下水寡不敵其誰可當成敗有時夫復何恨或往前旋及有同盧國之初或去亦無傷有類塞翁之失欲雪盖明三敗之之恥好東曹訓一旦之功其免後苗我不泣棄

允打去人全架馬

謂下止作一架者

倒半盆被打出局如願再下者許趙懺皆張焚

歌尽起取功定羈一舉而成方西鄰責言豈可螳封共處既南風不竟

因难金將同居便請省鞭不須恚廐

被打去金馬人願再下

虧于一篲敗此垂城久伏鹽車方登峻岨豈期一蹶遂失長塗恨群馬之皆空念前功立尽棄但素蒙剪拂不棄駕駘願守門闥再從驅策邈風驥首已傷去日之障泥恚主御恩更待明年之春竹

倒行例

允過打馬過疊馬過入窩許例行致

唯敵是求唯險是據後騎欲未前馬及顧既將有為退亦何害語不云乎日莫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

入夾例

凡過飛龍院下三謂之夾散來不許行過諸夾來方許行

謂如六么行路么六行六路虽淨花亦只許

夾來如碧油行滿盆星行路之類夾六細滿笑

昔晉襄公以二陵而勝者李垂子以夾塞而具者禍福倚伏其何可知汝
勉之當求大捷

落壘例

允尚乘局下一路謂之斬王不行雖後有馬到亦同落壘謂之同家惡氣
直待自擲諸渾花賞承真本承榜本承別人擲自家真本承榜本承
上次擲罰次承下次擲真撞方許依元初下馬之類飛出飛盡為倒盆每
飛一尺賞一帖凍心臨危止欲騰驤而去駿心過伏忽激為穿整之投須羽
也離苦悲不逝元德之驕弓出如飛既勝以奇當旌其異請同允倒六倒

全盆例盆例

九十馬先到函谷關倒半盆在局人再添打去別人全馬倒半盆心全馬先至尚承
局為細滿倒倍盆在局人再添過尚乘局為全鹿滿倒一盆落壘馬飛尽盆同

廉滿倒一盆

瑤池宴罷麒麟皆歸大宛凱旋龍每並入已窮長路安同揮鞭
未賜弊幣尤宜振主驥虽伏握万里之志長存國正求賢

千金之骨不棄定收老馬欲取奇駒既以解駮諸拜三年之賜如畜
再敦願成他日之功

賞帖例

允謂之賞帖者臨時賞商用錢為一帖不過五各日攤諸渾花賞承
真榜本承各隨下馬正數謂下十馬賞十帖下馬賞一帖在局人皆供別人擲人真榜本
承隨手真榜臺上次罰承各隨下馬足數紀事人供允打得一馬賞一帖

被打人供落塹飛出馬一疋賞一帖在局皆供
賞擲例

凡自擲諸渾花諸賞承真傍本承打馬疊得飛馬皆賞一擲別人
擲別人擲自家真傍本承上次擲罰承皆賞一擲

打馬番經令

遂昌山樵雜錄一馬

禮遇
儒士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瑞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
致仕公常出其兄平章公希憲諱像面白皙如滿月冠中團領袍
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列
整以尊官未見先兄毅然至不命之坐列去宋諸生襍袂冠衣袖詩請
見先兄~~函~~延入坐語稽經納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某等兄弟
請於先兄劉整貴蘭官也而兄蘭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遇
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是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天臣語默進
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賣其國以叛君若夫宋諸生所謂
朝不坐燕不與被何罪而羈口之况今國家起翔漢我於斯文不加厚
則傳術由此哀憊吳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各科精嚴際遇埋度兩朝
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無泄后謂
昨夜夢齊王大怒以為吾且兵將由獨闕滅汝杜稷后特旨令鄧於南
高峯頂為騰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峯斬闕而入宋亡鄧措

室吳下曰會道觀

探謀

余年三十時識一老僧於吳江州渚上老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為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天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為亟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往山老僧某今其覘兵勢且將自剄毋汚他人乎行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毋恐既至召今前往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今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倚中坐者以已至房作禮咲問曰首座如何忘却也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喻半年已而偕至方拜主僧錯愕不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宜撫也今日尚何言即今天鍋煮粥咲兵人合兵人持招安榜而令寺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

高士

尤公探謀江南九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驗於世裡云尤公久於江南探南士人品高下皆悉之時汪准有段江浙省自維迂錢塘尤公因陞平章辟有天慶觀即今玄妙觀抗高士褚雪猷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為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會其入孤僻士宰相何所取而見欲之尤公意稱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聲問謂誰觀主以姓名對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聲觀主以乎章事且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未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於地意欲高士延具坐室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畢抑敬之至愈甚雲堂前語平章三年

前有閬州王高士嘗晉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九公顧瞻咨嗟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抗士女出游仍故都遺風前後雜遘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飾之曰汝輩尚禮也且和今日非南朝矣勸力坐尚慮不能供繇而猶若是惰遊平時孝詩生困甚公出又擁過叫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又使之前以大囊竹中統小鈔探囊撮與之公遂建言以學孝養士從公此始

溫日觀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馬瑙府人但知其畫以蒲萄不知其善畫也今世傳蒲萄多贗其真者技菜須搜皆章書法也酷嗜酒揚搥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概憤言曰掘墳賊惟鮮于伯幾父愛之溫時至家袖瓜啗其大龜抱軒前支離數或歌或笑每索每索湯浩

宋家嚴法之

鮮于公又躬馬進踈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宋巨璫李大尉者宋上為道士號梅溪元佑童時常侍其遊故內指點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道此罰金伯兩宋家法之嚴如此它則童騃不能記意也

激賞慈

幼宋京畿冬郡門有激賞庫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禽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詩其掩至局書柱時年月日特局有乳媪鞠育之它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於慈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戲虽小惠無甚平者亦此之由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及仲石塘先生也最知名以雀中承薦入見世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為揚州路儒學教授繼除連昌壁台州臨海迂藍塲司承死于杭州青蓮寺天台同本心時為浙省椽率徒自誓謚曰脩道先生

杭人王溪曰諱壽衍字眉少年為道士便際遇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道德真人管領開元宮浙江首都事刘君諱致仕時中海内名士也既卒貧無以葬玉躬至其家吊哭周其遺孤奉其喪葬之德請縣與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教中若王者盖有尚矣

闕人鄭所南先生諱恩宵宋有國時其上世任於吳家亡遂客吳下失不与此人交接於朋友座間見者語意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異若先生在周為頑民在殷為義

時奉父先生諱翺自號晞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又知名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亡以義行者鄧牧心兼本心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又尤積履不苟作承其季者杭人李通坦字坦之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馬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始仕由八蕃兩南宣慰司吏繼擢掾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御其所三商後至一驛吏語以夕脫矣且馬判出江上不若母行士啓不省即選馬函行未至三四十里忽為刺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意則甚哀寘士啓問之推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擣之

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死之無敢逃死時月微明循一物
小屋大竟棄入江水腥風逐浪襄人行數里乃問烏刺赤曰是知謂馬
判問馬判何物搵手不對三更至前駟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
到來予士啓問馬判駟吏乃言此馬橫精也遇之者輒爲某所啗齋諧志
恠而略此於是乎書

常熟之艾塘里氏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延祐己卯冬其母病將亟
良吉禱于天以刀割胃割心肉一腐煮粥以飲母食粥病愈而良
吉心坎痛臥不起隣人哀其孝且憂其死乃哀財命廕真觀道士馬碧
潭者醮諸神朗是月色入俞浩齋聞而

剖心
救母

過其家視良吉膏間瘡烈五寸氣騰出血痛不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

其曰皮線逢之未及月再至其家則母子皆無恙矣念述其事以垂勸
吳人宋翠塞者有詩以紀述之其小序曰夫孝爲百行宗人以父母遺
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剖心割股惡其傷生而
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有禁止之爲令觀今世降佞薄悖逆其父母者
視良吉如何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爲教勸而有司曾莫省原其一念也
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罔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
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祿之衆邇邇之神天
衛遠之今日爲世上人它曰爲地下主進補仙塔若良吉者有故謂頭白
其孝以爲人子勸省云

御史爲
人所推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馬公諱翼字君輔爲中臺監察御史

時常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捷嘗先一箭行馮馬老瘦策
 莫前道過一醉達見馮馬羸衣笠策搖馮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
 監察御史為人搖憲度隆矣亟捕追撫者無貨馮奉手謝曰無是醉
 達躍馬去前御史至察院語同僚馮御史道為人所捶我命捕之而馮
 曾不郵惡有是邪語竟馮至同僚迎謂曰馮何故馮謝以為無有前
 行御史怒曰如此則是我妄言馮起因立語衆人曰某本疎遠下僚朝
 廷不以某無以擢至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而先與醉人
 競曲直諸同僚曰緇此有言我輩得預聞也馮笑而不為已而成廟
 陪京駕下公服朝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

西湖曰多有行樂處西太一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雖迂僧寺建宮觀於
 其上而六一泉寺鵲寺皆近北山亦各擅山水之盛大一城後西出斷橋夾蘇
 公堤皆植花柳而時有小事館可憩自心若夫宮之景福之門迎真之
 館黃庭之殿結構之巧舟艫之麗直擅蓬萊道士之勝四勝觀難建於高
 宗廟其規制相去遠矣余童時尚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上曰歲
 寒繚亭皆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為宏麗蓋盧
 童兩端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余資見西閣亦可謂能事揚璉真
 珈既奪為僧窟今皆無有一存荒榛滿自可勝嘆哉

錢塘門西出石空橋柯西僧三室者墨石與磚為西番塔曰無有也今四五
 十年矣想塔未必能如日也塔即南宋放生也旧碑磨去高文虎誤
 用事所謂夏王道傳與商王這鳴獸魚鱉元來是爾西去即寶

叔塔山脚下有大石世傳秦始皇纜船石瑜弥陀勒人備西方爭業畫大餘
弥陀遇坦頭行刑日弥陀張大像誦佛苦其用心勤矣鑿纜舡石馬大佛
頭耳覆可坐七人其大可知東臨湖白雲宗寺西則水月園田山而則相巖
等西石磴直上則室叔塔也下則多室寺西宋詩人孫花翁墓也墓西家
宅廟祀西湖龍王蘇文忠公題和靜居士像結語謂不然配石水仙王一盞
寒泉薦秋菊祠西小寺忘其名稍西復陟嶮運使廨宇在馬後捨為
善住閣其間有山中四時小窓橫幅安樂窩之類其結構皆明敞可喜
稍西為壽星寺有寒碧軒蘇文忠題詩尚在寺稍東陟磴而上為
山湖偉觀又忠所謂一軒鷗夷江海去尚餘君子六人余常向貞君乞款登
梯觀則澄道壞不復有其處矣寺西則瑪瑙寺山養樂園中花卉
湖石杉檜尚存臨湖飛樓雉麗賈相養其母夫人車舡自其第舂頃
便至園悅生堂前亭今歸吳中僉有園北出稍西復登嶮則玉清宮
也宮此戶直上為初陽臺有亭倚亭而望及得西湖之象復有屋數
間祠葛仙翁宮西為竹閣寺為六泉寺為團明寺西則棲霞山巖
巖下為岳王墳南為湖臨褒忠寺為其孫毀今近忠烈廟後岳
墳西則冲虛宮宋寧宗老宮人為女冠所建也宮西為耿家步余先人
舊居與宮正想對今屢易主矣由耿家步而西為東山巷有女冠神
先宮後僅彷彿耳內附後僧建靜勝寺殊宏壯
宛丘趙天錫諱裕官至財賦提管時至委吳固公辟掾處因訪其隣
田成其僕日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門問人有無汝但曰前路更

路吏趙天錫填母曰趙總管摠趙管視自絃頭重者有問矣

忘懷錄三身

沈括

安車

安車輪不欲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以也。其廣合轍輜以蒲索纏之，如錢大可也。東上設柱，蓋密簾，為之帟，糊黑漆，勿加梭，重又蔽眼，害於觀眺。廂高四寸，設茵薦之外，可以隱。為法車後，為門前，設扶，加于廂上，在前可憑，在後可以臨時移徙。以鉄距子簪于兩廂之上，拊可濶尺余，今可容書策及肴樽之類。廂下，以拊之以則陳風近後，為宰尺以備仄，以觀山也。車後，詩袖隱，兩頭施輻，如畫輻大如指，有兩頭施輻，如畫輻大如指，有兩則展之，傳于前柱，欲障日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也。臨時以鉄距子簪于車蓋梁及廂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為納陛，令可垂足而生，要卧則以拊梁之令平，琴書酒楹扇帽之類，車拊携乃蓋間，車後皆可也。

遊山具 遊山客不可多，時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兼樣中所至，擾

人今為三人，具諸應用物，共為兩扇，肩二人荷之，操几扶持，蓋雜使三便人足矣。兼輿者未預，客有所携，乃則相照，裁損無浪，重復為輕簡，為使器血皆來淡輕，而遠盜惟酒盃，或可用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乃可左右盤足，蟠或枕擋角，歌眼無不硬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擋高一尺五

寸從地至擋共高三尺三寸木制衣藤綳或竹為之尺寸隨之

所便增款

醉床 為床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為子面，歎大床中間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制，衣帶綜之。帶綜故添 腿

常下虛二寸抹底以枿弥勿令通風子面歛下与大床平頭施轉當大床中間子面底設一拐撐分五刻子面首掛一枕若欲危坐即撐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皆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及五刻即与大床平矣凡飲酒不宜便臥常倚床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即於平而臥使一童移撐高下如意不須移身可以盡四脉之適大床兩椽有二尺前後鑿二窅孔為直凡二其下為首欲倚手則歛几于窅孔中

觀雪

觀雪卷長九尺闊八寸以輕木為格帝湖之三面如挑風上

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慢中間可容小坐床四具不妨設大飲具隨處移行皆風展之適地即就雪中卓之地之氈帳輕而門閣不礙瞻眺施之別用皆可不獨觀雪也

湯鎗

湯鎗 温酒為鎗銅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拈排湯中酒温即取

飲之冬時擁炉靜話免使童僕紛々殊益幽致

藥井

藥井道院中擇好心地鑿一井須至深而狹小勿令大即費藥江南浙東以致遠方山間多紫白石英洞中多鍾乳孔公孽殿銀錢一二千使人腰之搯九枚者可兼也

行具二肩

甲肩

左衣籃一

衣被枕盥漱具

手中

足布

菓

湯 梳

右食具一

竹為之二鬲并底蓋為四食盤子三每盤菓子碟十矮酒盃一可容
數并以備沽酒匏一盃三漆筒合子貯脯脩乾菓嘉蔬各數品餅餌少
許以備飲食不時應猝唯三食盤相重為一鬲其餘分任之暑月果脩
皆不須移

竹鬲二下為櫃上為虛鬲

左鬲上層書廂一

紙筆墨硯 剪刀 韻畧 雜書冊

櫃中食碗碟各六六七着各四生菜數物削果子刀子

右鬲上層一竹匣貯之

摺疊棋局一櫃中棋子二三品臘茶即碾熟者盞托各三五瓢

七等

附帶雜物

小斧子碎刀 斲藥鋤子 臘燭二 拄杖 泥靴 雨夜

織笠 食鈹 虎子 急須子 油筒

歌床

歌床 如今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尺上平僧家亦有偏禪椅亦有底 檔無高低不若

皆倚左檔可左檔可左檔可凡臂椅有檔仄右可凡臂孽可合人捺掇
各一二石搗如豆粒投井中磁石亦好云母廬山尤多故用之須棟成塊
者勿擊碎皆完用之仍須先生雲母乃以衆石蓋其上深數天蓋防
云母肩入水中飲之有害故也每日汲水飲或供茶湯釀酒作美飲皆用

之久極益人唐李文家藥井仍用硃砂硫黃金紀玉如此尤好但山家不
耳其井須極深則容樂多則力盛而堪久仍此井唯凌須要一鑿便
深乃可久用井上設檻常扁錄之恐虫鼠墜其間或為痛入孺子
所褻

芸草

芸草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盡至挾中即去蠹置席下去蚤虱
栽園庭間香聞教十步極可愛萊類豌豆作小藜生秋間萊上微曰如
粉汙南人謂之七里香江南謂之大率香草只是花過則已縱有萊
香者須采掇嗅之方香此草遠在數十步外此間已香自春至秋不散
絕可翫也

因語錄十百

宋曾三異字無疑號雲巢新塗人

舞柘枝出本柘枝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以其字相近耳鼗鼓古樂也
今不言鼗兆鼓而曰柘稍子世倍之陋也又如擊鼓云超舞云紐縮之類
甚多

散樂出周禮注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歧人比皆市井之談入
士大夫之口而當聞之豈可習為鄙俚

古蕭都下所謂排蕭是也今言蕭管乃別器第秦樂也乃琴之流
古瑟五十絃自黃帝令索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後瑟止二十五絃
秦人瑟兄弟爭之又破二箏之名自此姓名命之制十三絃而古制亦有十二絃
者謂之秦箏世倍有樂器而小用也絃名軋箏今乃謂之秦如是則蕭管
以二物為一名箏箏以一名謂二物矣或云蒙括分瑟為兩則恐無箏

之義

交倚 交謂之繩床乃夷所製歐公不御之 易玄子曰倚字正當如此焉

比踈 古者尚沐故髮之具擗而已王藻曰沐稷而饋梁擗用禪擗髮踈用

象擗如此而已然擗已有比之義詩云其比外也擗箋謂相近也至漢書

所言比踈則視禪擗為如蜜矣然猶非今之比踈也注以為辨髮之飾別今

女子首飾所著金翠珍異之梳耳後世憚數沐而擗用竹以為去垢之具

則異漢

虎子 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問礼王府掌王之燕衣梳衣器注謂清器虎子之

屬今俗語云廁馬皆取四足若清器為旋盆則虎子廁馬類之也

白衣送酒 陶元亮九日把菊王弘送酒本傳無白衣入字白出續晉陽秋云陶替重陽日

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担酒至乃王弘送酒也不在本傳中

擗貨 擗貨非揚之義擗独木橋也乃專力而不許它往之義李侍郎壽翁有奏

劄載此說本義乃出漢書照宗紀往

饅頭 食饅頭本是蜀饅世傳以為諸葛亮往南時其俗以人首紀神孔明欲止

其殺教以肉起二像人頭而為之流傳作饅字不知當時因義如何適以欺

瞞同音孔明與馬稷謀征南有攻心

戰之說故聽孟薇熟視營陣也七檣而七擬之豈非事物問有欺瞞之奉特世

俗釋之如此耳近歲良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時以最厚之帛

為之乃用夾裏或其中用線也紫緣之名曰路袖聞之起於御馬院圍人短前

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着短袖者以其便於控御耳古所謂狐貉之後以居襄

裘長短右袂制皆不如此今以所謂貉袖者襲於衣工男女皆然三代衣冠
亂常至於伏誅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知唐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却好班使記故亂
道却不好思之其書好尚不好姑來論若言其不敢亂道敢亂道則切中矣

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倍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言龍銘有咨
尔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
甚高也

人之五倫朋友預焉而不言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矣然有
曰君師有曰父師有是君父有師道也人之常尊曰君曰父曰師三者而已
記曰師無當之五服佛得師不親以此推之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力於不及
處師之教尔故師之德配君父

蔣大妨母夫云少日隨親謁泰山東岳天下之精蒸不集人有命一百番鑿
為錢運鑿如飛既必卒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其上九十九番則命錢也又
有庖人令一人袒背俯俛於地以其背為力凡取肉二斤許運刀細縷之撒肉
而域其元絲毫之復列子載洪超怒其妻引弓射而佈矣法胖子而匪不馳
公子牟曰此乃盡矣之菴云以前二事較之乃盡刀鑿之菴云古者鳴超之躬
神妙誠有之非列寓言也

都下賣錫者作一圓盤可三尺許其上盈魚器物之狀數百枚長不過半
寸闊如小指甚小者只如兩豆許禽之有足鞋之有帶弓之有絃織悉瑣
細大畧如此類以針作箭而別以五色之中者得賜買者役一錢取箭射
之中者得錫數箭並下其盤方旋而來止賣錫者唱曰白中其亦中

餘不中建旋上盤定是之無差賣錫者乃自取箭再放盤射之以
酌之者中禽之足者不是中禽之翼昔中弓之絃者不使中弓之稍
毫厘比昔中者無差焉紀日視虱三年大如車輪能躬而中之蓋此
類也然懸虱者乃定而視之此即是旋動亦能見而中未之定者亦而
動者唯雅是或道也

聲

聲者氣之精華也一帝之隔而氣不能達墻垣之間聲可得而聞聲
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神入和不上下皆主
其有声也予家舊有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事

古處
有聲

侍御之人無他杖衛但有兩瑞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
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前以擊彈代鳴鞘大抵古者有執而不苟
用器度固有不能傳因畫乃見者

前輩有三人論史法偶有馬走過踏殺一狗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
有大死於其下乙云有大死於奔馬之下丙云有奔馬踐斃一伏之
者而意丙為得法

昌黎廣州詩衙時龍戶集上曰馬人來馬人乃馬援所畜人種也
若龍戶往以馬蚤戶而無明文近聞廣人云有一種芦停人在海
中岸石窟中居止初亦無定處三四口共小船能沒入水數丈過半日乃
浮出形骸飲食衣着非人也能食生魚兼取蜆蛤海物從船人易少
來及舊衣以蔽軀風作即扛挽舡至岸上而身居水中無風浪則
居舡中只有三姓曰杜曰五曰陳相為婚姻意此乃龍戶之類

周承相與客問步園中玩群鶴問曰此北鶴和牡鶴客從旁曰豈
為牝牡禽為雌雄承相曰雄狐標綬一狐非豈乎北鷄之鷄晨非禽
乎客不能答雖牝牡字並牛雌雄並佳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鷄之
小經史亦不多見

子午針

地螺或有子午針正或用于丙壬間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于午或
謂今江南有偏難用于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曰景於洛陽以
其天地之中也然又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地

伏臘

少偏則唯正用亦自有理僧家所謂戒臘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
若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
終西方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臘為其人解夏之後以臘人
人為驗輕重無差即為念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
輕於臘人矣湯朝美作本然僧塔銘寫作伏臘之臘蓋未嘗比義也

姓

舜姓姚二妃姓媯夏姓姁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當尚厘降二女于媯
納因地得姓因姓為婦人之稱左傳有載媯有息媯詩有大姁有必家之
子王姬驟姬文嬴穆嬴之類是也漢以婦人如呂后名雉蔡邕之女多
疾以名著多孔子之母名徵在專以名言昏禮有所謂問名公羊傳
有婦人許嫁字而筭之不知名与字之義如男子乎以止類今世大小
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姜為婦人之通稱則夫之矣惟媯姁却不因姓
免之女我皇女英契之母問秋秦穆公之女簡碧后稷之母姜源又
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節史

節史書先立定意欲何為乃可去取如欲知詔亂則取諸君臣賢否
而政升降之間如欲之制度則諸典章文物因革損益之事如欲知
文法則取言辭摹寫融液刑潤之處大

教次節也陸務觀為言如此

孝輕
序語

孝輕序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輕趙吉水希迪嘗與予言
聞之長者二語出孝輕通緯

家宅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國家二字本甚重而又以為上
下之通稱今世達官稱府稱宅下為則稱家書所謂五流有宅則宅
字歹不若家字矣

祭文

歐陽文忠公奉母喪過州群守屬一同官作祭文再三成之留
意其人唯文忠已逼期即守索文觀不一再三索之對以但俟其至

群守甚疑比至出文書曰為云孟軻之賢母之賢夫有人子如孟軻夫復何

憾文忠公大喜

壁秦

雲水人以水竹持之下為方蓋上為方蓋蓋之中寘衣衾之屬蓋之下
藏藥物之屬負之於皆以行名曰壁秦此二字班馬書云載於四皓事也
器物目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

馬門

舟之設屋開門而入者其門謂之馬門必闔首而後能入因其自折而
稱之也鄭山父云嘗見人奉似在不說中若無他義此說雖近近似亦得
之矣

符父
發書

張安國守梅州時年未五十其父摠得老人在官一老人日在齊中索

帝筆發書有兩吏人未声喏拱立摠得問為誰對云書表司適聞
運使發書來祇應摠得遣而去之却呼安国未日梅州書表司是伏
事如何使汝當伏事我發書安国侍立候摠得修書封題遣乃退

余子請之祖仁廟時因三角亭詩知君召為御史不拜仁人問其故曰懷
心術予在朝曾見朝立云言官退無所謂不列相識者又多不知其事
但把相識人逐个思過所遇懷人心術者誠有之矣三角詩云夜缺一簷
兩春無四面茶缺一則安知其非二無四則見其止於三昌黎送窮形
容五字云非三非四滿七除二以兩句形容五字然則此詩先當以一句
言二數則形容親切

髮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非也乃西方馬鬣自黑而舟自舟而
黃時復改五色相疊馬鬣磨擦有凹處聚然成文遂以髻做為之
千里專美未下蓋破世多以淡糞尊美未用蓋與相鼓調和非也蓋未
字誤書為未未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金屬

平江

岳武穆獄案今在陽陳魯公家始者無獄詳但大書天日昭昭天日
昭昭八字最罪案乃是細書與前筆跡不同不知郡康節先生至京
師士大夫多謁之諸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喜曰它人所問
皆為已事子獨能上念國家再三嘆謂之曰予某曰歸子可於某處相
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與叙別就肩輿取緘封文之字一卷受之曰毋
即觀候至家發之視必焚之其人奉孝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

紀也

殤神

九歌國殤非閔云長輦不足以當之所謂生為人傑死為鬼權也江鄉澤祠有馬坡大王為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為灵嚮倍呼為殤神必是小人死聞忿怒之氣詆而為厉者也老母年十六七時被盜山間一民家與其婦女処于屬後小室間坐忽覺簷間有声如蝙蝠老母先聞之而其家婦女未聞也有頃声稍疾大其婦倉惶出門仰視之叩齒而言曰待去呼丈夫漢歸老母亦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有無影如蝴蝶扶散去問婦女何故如此應曰神道心亦不知為異數日後盜息歸家以告長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殆自投虎口矣俚俗傳之其声作前則吉而勝作於後則凶而負楚倍有此泣

者官當知之

玺印

玺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玺者印也周礼掌節云門閔用玺節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云揭而玺之鄭云玺印也故庭却漢官儀曰璽信也右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玺左傳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問玺書而與之是也然却乃不以周礼為証豈遺忘耶秦始皇得玉於藍田丞相學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入閔子嬰封皇帝玺節降玺乃此也故漢書曰高祖入咸陽得秦玺即天子乃位因服御其玺世亡得授及王莽篡位求璽於元后后之於地璽上螭一角跌董車焚洛陽徒都長安掌璽者以授於井孫堅軍城南見井有光堅因取得之袁紹後適堅妻取詔敗璽

歸漢又傳魏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白飯天子後石勒馬丹
闕所滅閱得其璽閱敗晉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護何
融購得之相傳至於五代代契丹滅晉出帝奉玉璽出帝以降契丹
謂璽非焉与箭史所傳異命求其璽出帝曰從阿自楚玉璽不知
所在疑焚之也本朝紹聖三年長安材氏段義掘地得玉璽獻之蹇序
辰安博等皆言此秦璽也漢以傳國保自五代亡夫乃下兩制定驗
蔡京等奏以為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
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晉璽也出帝獻契丹也今云命于天既壽永
昌其為秦璽無疑此傳國寶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爾玉故許
氏直以為王者印漢曰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銅銀犀象為方寸璽

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豈非以高祖入關
得為傳國寶故璽之名遂增重耶曰儀文曰皇帝之璽皆白玉螭虎
紐文曰皇帝行璽白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
帝行璽賜諸侯王書璽護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
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易單于印單于曰將率
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
武侯段璽為寶持此六璽之屬耳然章銜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段
傳國璽又何也若曰傳國璽則秦璽是也矣苟以為唐璽則前有泣昌
是以傳至五代其名不易初何所段如曰即前六璽則武后因政之矣豈
後來又易為璽至玄宗復段耶然後唐應順元年内批有御前新鑄之

印又當時從珂自焚國玺散失倉卒刻鑄耳本朝雍熙三年段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為宝則又書改為印矣豈非承龔五代喪亡之後至是方厘正乎慶元年六重陽後五日在塗与兄弟論及既歸因考訂始末寄宏正姪

十二辰

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休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肺獨兔膽者水死甚明餘三物頗配附不合耳晉人論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前輩又言唯家畜不知有父子嘗侍良齋先生舉此二說先生曰家畜者人亂之也南方畜牧人若不輕意北方以畜產為家資故駒游牝往往流傳有度洪忠宣公松漠紀聞云饋人以牛則以一牝九犉唐監牧之官稱駝者見於史南渡無監牧之地只買西之馬聞相隔二千里輕過數國不知其牧養之法如何然而少用駝馬今世所謂起雲卧雲人方以為奇大抵不知駝馬也蓋子交母而產者物理以此識之也傳水竹大王為今日禪雖必然自古服牛乘馬以致其用設為官職唐漢之事甚著豈可如虎豹犀象驅而住之也

紙錢

紙錢起自唐時紙畫代人未知起於何時今世禱祀禳禱者用之刻板刻印染胃男女之形而無口北方之俗歲暮則人畫一板於臘月二十四日者夜佩之於身除夕焚之有謔祀云你自平空行短不公正欺物瞞心交年夜將燒毀由有昧神明若還替得你可知好裏爭奈無憑我雖然無口肚裏清醒除非闍家大伯一時批判昏况休痴可臨時恐怕各自要安身

周美成詞金陵懷古用莫愁字金陵石頭城非莫愁所在前軍指其誤
予常守郢郡泊西偏臨漢江上石岸瞞壁可長數十丈西端以城讀之
流傳此為石頭莫愁名見古樂府意者是神漢江之西岸至今有
莫愁村故謂艇子往來是也莫愁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不知何時流傳
郢中唱女常擇人名以莫愁示存古意亦僭讀矣

崔大和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床婆
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案庭可據甚以為寤忽思周丞相為翰長
來早朝有使人邀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
人致祭于床婆子之神汝典司不床簣云然則床婆子名字與世俗
同而不可改也偶于舍奉子見孀媪舉此禮因記之

靈隱寺前石岩上有建隆二年己未歲云字鑿石上予嘗二墨印染
與倪正父言之正父云材又胡鑿蓋亦無處辨證也藝祖以庚申正月初
四日受禪是年改元建隆錢塘之地尚屬吳越自有年號今乃有建隆已
未殊不可曉

韓侂胄封平原主而官至大師一時敵佞過稱師王晚年伏誅錢伯通
在政府奉御筆施行都下撰為聞言曰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
父殊普賢自聞像祖打殺師王象祖乃伯通名也繆妄稱呼至是遂作
精勒對亦可護後世一笑

耳謹澤 一昌紀九事

袁郊尚書祠部郎中

陶峴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

悉付之身則泯然江湖偏遊煙水往來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
名其字也峴之以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遊有往之初通於八音命
陶人為甕潑記歲時獻取其聲不永其驗撰藥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
夫自制三舟備極堅切一舟佇撰飲客有前進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應焦
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期景物
手及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塵
鹿間人非主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繫方伯之為人江湖之可駐吳
越之士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訪韶右遂往省焉群守嘉
其當未贈錢百方遺古劔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崑崙奴命寤乎
訶善游人而勇捷遂志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禪下白芒入
湖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劔命摩訶不取以為戲笑也如此數
歲因渡巢訶亦投環劔而摩訶跳波而出焉為毒蛇所噬遽而去一
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為怨乎屏獨下照果
為所讎言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論矣然某嘗樂謝康樂之為
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猶所好莫知其他且棲於遂旅之中載於大
塊之上居市廛之賤擅貴游之權浪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
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白要
須一別襄陽山水復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其江水
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劔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泪沒波
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劔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

劍制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自峴曰汝与環劍吾之三宝今者既之
環劍汝將安用必須馬吾力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毗流血窮
命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之体磔裂浮於水上如有視如峴也
峴流涕水濱乃命回禪因賦詩自叙不復議江湖矣詩曰匡廬曰
業是誰主吳越新君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还成
飛楓兼夕陽動鷺立芦根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榼歌扇正相迎
孟彦昇復遊青瑣出為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字乃南朝上品焦遂
天室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曰云焦遂五斗方單
然高談雄辨驚回遼

紅線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又通經史嵩遺掌牋表

魏曰內記夫時軍中大紅線謂嵩曰羯鼓之音頗調悲其擊者必有事
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也亡不敢乞假嵩屬
遺於歸時至德之後兩訶未寧初置昭義軍以登陽為鎮命嵩回守
控壓山高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男七娶滑節度使今狐彰女三鎮互為姻婭人使日決往來而田承嗣
常悲熱毒風過夏增極每月戒據君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年之命
乃募軍武勇十倍者得三十人號外定男女厚郵養之常令三百人夜
直宅卜選良日將迂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吐心身語計無所出
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並行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
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陵境乎嵩曰事擊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

雖賤品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
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勲業矣紅線曰易尔不足勞主憂乞放某
一到魏即看其勢形現其有無今日更塗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
兼具寒暄書其他即俟某却回也嵩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我之暗也
然此事若不濟返連其禍奈何紅線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歸
其行且梳烏鬋髮鑽金鳳釵衣紫綉短袍繫青絲輕屨胸前鞞龍
文七首額上書大一神名再拜而俟忽不見嵩乃反身閉戶背燭危
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本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兼墜鷺鷥驚
而試問即紅線迴笑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
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床頭金合為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
即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思心於廊房睡声雷動見中軍士卒步
於庭廡傳呼風生其發其左扉抵其寢帳舊家翁正於帳內鼓瑟酣睡枕文
犀髻色其殺枕前露索一七劍之前仰聞一金合之內書坐身甲子與
北斗神明竅有明香美玳散其上陽威玉帳但欺覆心誌於生前同夢蘭
堂不覺命懸於乎下寧勞檣縱抵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戶香從姜侍
人曰布共器森躍或頭觸犀風翳而禪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按
簪珥靡其襦其裳如病昏皆不能寢遂持金合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
百里見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農颺勤靜叙月在休憂往喜還頓忘
於行後感知酌得聊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余里入危邦經
五六城異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魏使遣承嗣書云昨夜有客衆

魏中云自元師頭邊獲一金合不敢故屈在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使者以馬福叩門非時請見承嗣處出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恒絕到遂駐使者正於宅中狹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遣使賫縑布三万疋各名馬二百匹它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移伊親戚專膺指使敢義姻親後當轍後軍榮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僕號為外宅男者本行他盜亦非異焉今並晚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而金欲安往又方賴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世本男子李江湖間讀神農樂書救人患時里有朵婦忽患蠱症某以莞花下之婦人與復中二子但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力見誅降為女子使身虛賤線而氣稟賊心所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達有家榮亦至矣兄國家建慶貝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尺殄患昨往魏群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信旨命使亂臣知惧列士安謀某亦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塵中棲心物外登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為居山之所給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乃廣為賤別恣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諸生客中吟朝陽為辭曰採菱歌怨水蘭舟送別兔鋪百尺樓還以洛妃承露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線拜其泣因為醉離席遂亡其所存

太祖應天順人聲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于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大通為堯海 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神廟晚來得嗣天意頗無聊稍事燕一游日於後苑龍翔池南新作兩小亭東曰迎繹未幾立皇子而賜名適与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為英宗神宗之未當宁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直久不已神宗臨小殿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遽止是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從位是為哲宗元符時鄧王薨祈嗣於秦州徐先生守直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遣使迫詢其即大書吉人二字上之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為太上皇御名也

慈聖光獻皇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稱在治平時英廟疾既踰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日使親蚕以親觀論之曰官家即已位久今聖躬又已痊平豈得左右無一侍御者耶宣人不樂曰春知外外新婦始時嫁十三團練尔即不曾嫁他官家時多傳於外朝掖庭宮嬙歲給帛多綵色尔遇之賜俸絹稍應生白多即一来十端必間有一端焉紅生絹蓋忌其純白故也此亦國家太平一故事陰陽家流窮五竹數術不得為無至一切聽之及棄夫人事斯跡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臆中以為信也先魯公生慶之丁亥當其月壬寅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初將言命者或不多敢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

格局之高惟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哂爾大觀改天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賢粉於市家頗贍給倍號鄭粉家偶於月五日亥時生一子焉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為之傾聳長則恣聽其所欲為聞雞走狗一不禁也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乃姣多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苑中歸上下恚大醉矣馬忽躍入陂水中浸而死

昔昭陵在位已三十餘載時未有繼嗣而司馬溫公為并州通判乃上書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完其叔父克佐一日除節度宣徽景灵三使而包孝肅公為中書擊馬其曰刻蘭若人不忍聞而昭陵能容之也是以神廟實錄史臣獨載溫公書暨孝肅三章

甚備故都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却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

包禪矣包禪之語遂播天下

神仙中人

歌者袁絢迺唐天宝之李貴年也宣和間供事九重嘗為吾言東坡公

昔与客遊金水適中初夕天宗四垂一碧無際如江流鴻湧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者歌罷坡為起舞而顧客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生安所得乎

奉宸軍者祖宗之爾藏也政和四年大上始目攬搆網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二枝直于馬前大內中諸司局大駭三惧凡數日而正因是并奉宸

頂入內藏庫焉時祇奉宸中得誕香二琉璃在坡璃母二大筐
坡璃母者若今之鉄滓然塊大小搗成拳又莫知其方又歲久
無籍且不知所從來或云此紫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
宗朝物已坡璃母諸璫以意用大版而模寫之但能作河子狀青
黃色隨其色而不能自古也香則多分錫大臣近侍其模製衣甚
大而質古外視不大佳每以一頭大奩之輒作異花氣分郁滿室
終日畧不歇於是太上奇之命籍被揚者隨數多寡復收取
以滷中禁因号曰古龍涎當時是一餅可直百緡金玉易得而古
龍涎為貴也議大璫有爭取一餅寃而以青系寃之佩以項時以
衣領間摩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亦因古龍涎始旧
說薔薇水乃外國人採薔薇花上露始不然實用白銀或銅為之
甌甄採薔薇花蒸起或水則屢采屢蒸積而為香此所以不敗
但異域薔薇花氣声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
蠟密封其外然香猶透聞數十步洒着人衣袂經數十日香不歇
也至五年効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殼香茉莉花為之亦
足襲人鼻現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此耳香水初一種也膏脉貫盈
則其能沉實此為沉水香然沉水香其類有四謂之熟然自然其間凝實
者也謂之脫落因水汚而自解者也謂之生熊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脉為之故
言蠱生結也語之蠱漏因蠱傷蠱而後膏脉亦聚焉故言蠱漏也自
然脫落馬上而其气和生結蠱漏則气烈斯為下矣沉水香過四者

外則有半結半不能為弄水香者番者為婆菜者是也因
其半結則實而色望半不結則不大實而色褐好事者故語之鸕鷀班身
也婆菜中則復有名水盤頭水盤頭結實厚者亦近乎沉水但香未破
伐其根盤必有膏脉湧溢以故亦結但數為雨淫其氣頗醒烈
婆菜中水盤頭為下矣餘雖有香氣既不大凝實君是一品號為箋
香大凡沉水婆菜香箋此三名嘗出一終種而每自有高下其品類各號
為多尔不謂沉水婆菜香各別有種也三者其座占城則不若真臘國
其臘不若南海黎峒海南諸黎峒又皆不若万安吉陽兩軍之間黎毋
山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有高化二節亦出香然
無是三者之別第為一種類箋之上者吾久屢矣中一厭聞沉水香
說通者之貴游取之多海南真沉水一星真一乃君貧賤安得之曰及喜
海北香若淩水也號瓦灶者玉涼地号浪灘者包中時上擇其高勝誠葵
一炷其香味雖淺短乃更作化氣百和穠梳古人說香繼續本草酉陽雜
俎諸家流語殆匪其要

三江

松江之口有小聚落曰三江口江鄺善良云松自湖東北遙也十里至江
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
皆謂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漢皋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
聚言光同至吳君伯通廉下為人春後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皮日
休語皋橋衣舊綠楊中閭內猶存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
處勝鴻

紅蓮其稱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遙謂晚風吟白菊近炊早稻
識紅蓮

陸魯望有聞鳴一闌頌馴一旦驛過馬挾彈斃其尤者陸曰此鴨能人言見
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想以囊中金遺之其人語魯望日能自
呼其名耳

范文政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于朝始復
旧姓表中段用鄭准一聯云志在投奉入境遂同於張錄名非伯越乘舟偶効
於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政用之尤用切當今集中不載

虎丘旧名海湧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爲虎踞其墳故山虎
丘山椒有二茄藍列爲東西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虎字在唐避
諱故曰武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有補闕陸龜蒙各尽其像知寺吳江
鱸亭之旁東坡嘗有詩後易其名曰三高更塑其像矚養王文謬以其
地廣雪灘近之于長橋之北与垂虹亭相望石湖范公爲此記文气与
離騷相類後又竄易十數語重刻之愈極精嚴前輩爲文多不厭
改此可謂後李法程也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
謂太公避紂東居海之濱者此也常熟東去海心六七十里故謂之海濱
揚脩即中嘗作詩記其事

夜航唯浙西之有然其名旧矣古樂府有夜航舡曲皮日休答陸天隨
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航

吳人呼來為鰲始於陸得明貽我來年并甲復來皆音鑿蓋明德
吳人也言罷則以休繼始於吳王七日語孫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
也

張敏牧嘗以牡丹為貴客梅為請客菊為壽客瑞香為佳客丁香
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賒縻為雅客桂為仙客薔薇為野
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

吳之出蟹也旧矣吳曰春秋云蟹稻無遺種六魯望集有蟹志
云漁者締蕭承流其而障之曰蟹斷音鍛又曰稻之登也

率抗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繼其所之今吳人謂輪芒

綽堆 昆山縣西數里有村曰綽堆古老相傳云是黃番綽墓未知

是否大湖中有東嶽西嶽二山曰天王於此謂置男女二嶽揚脩鄣中

詩云雷霆号令雪霜威二嶽東西鎖翠微髮髻鄴都巖棘地岩

扉應是古園扉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祈禱

置之掌中凶則不拜吉則拜惟所從來蓋盤溝村中有漁者嘗遇一

僧云妻業者云莫能之僧曰吾數汝塑泗洲像可以致富漁者曰人不

欲之幸何僧曰受汝一法遂以千錢与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言之直亦以千

錢漁者如所教人競求買果獲于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象口在齊

門之北又有蟲塘在婁之東古來相云以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

潛迹於此遣人持書招文種大夫因以名之

于將墓今匪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傍忽有蛇上其足其人遽以

刃誅之上之半躍入州中不可尋片徐視其餘乃劍也至墓欲特歸則
不見矣才子通詩載其事

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鍊丹井存焉号丁令威泉井水至今甘美虫
雖早不竭交讓巷謂之甜將衣巷至里橋謂之吉利橋對門謂之府
門帶成橋謂之戴城橋字昔之訛罕有知者

宣和初余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爲制論當時有
謹詞云顯中帶唯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条制不得向後長
垂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甚畏硬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孝
先輩被人呼保義

昆山一倡用其姓係郡中藉張子韶爲守時忽暴亡適道川訪
張守因命作下文云 大家且道可昔許箇甚磨可昔巫山一段
云眼如新水點降唇昔年綉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
奴兒斂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
春大車還知其入向甚麼去處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
上天是喜相逢芳艸渡頭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向下听
噴与君一把無明火燒尽千愁萬恨心

說郛卷二十

浩然齋意抄一

元用案

五鴒

鴒鴒

鳴亦作鴒者起別音滋非

鴒鴒

布查曹風鴒鴒是也

祝鴒

鴒鴒也四牡嘉魚之是也

夾鴒

鴒鴒是也

鴒鴒

大明之鴒非班鴒

鵲巢之鴒又在五鴒之外

騶虞嚴氏作騶御虞人非獸也呂作獸

左傳水昏正而裁曰築塙長枝也音在之方中

膏沐 膏所以膏面沐蓋潘米汙可以沐頭在氏遺氏之

潘沐魯遺展喜膏沐勞齋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暗是

也

左辟 葛儼云宛然左辟也音避蘇氏曰避者必左

甌甌 郭璞云甌瓦也甌音鹿

河糜 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糜音眉傳曰水草交曰糜李氏曰左傳吾

賜孟諸之糜

稷雪 米雪毛詩補傳註先集維霰稷雪也謂之米雪謂其粒若

稷若米然

綠竹 陸機註以為木賊草也見采錄

醕酢

醕道飲也飲以醕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飲之觴初自飲訖進酒於

賓乃謂之醕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瓠也酌言酢之酌言

殿屎

殿屎殿去声音熙呻吟也板氏之方殿屎

魚熊

魚熊音庖哮蕩女魚熊于中國

中垢

垢柔柔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也音苟中垢猶內行也蓋以閨門之事汗

皦之名王鳳之征毀王商

鶴聖

鎗金載見條巢有鶴也音將箋曰鶴金飾皂疑今世所謂鎗金者

以声呼耳當致

剖水

王祥卧冰按晋本傳及陽秋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疾嘗欲生魚時

司馬

天寒冰凍解衣將剖水求之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無卧冰事

司馬稱好司掾別傳曰時人有以人物問微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有所

疑居宜辨論皆一言佳豈人之所以為君之意乎微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井眉楊榷酒箴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自用如此不如鴈夷

三百顆

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即東坡所書列景文所截王子敬帖所謂居家兩竹十二字氣壓鄴侯三万錢者是也按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三百顆雪珠不佳耳又東坡詩語云子敬黃緝三百顆帖在景文處或以為稿或以為梨為柑莫知熟也

孟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孟孟啗我註云大夫之妻以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綽雪

韓詩綽雪顧我顧不懂坡封一語遭綽雪失身隨蓬萊

滑汰

滑汰東坡秧馬歌以我西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皂鷲汰訖越中有

蕞

蕞山乘似蕎麥地肥能蔓生莖紫赤色多生山木陰處吳王春秋

云越王着蕞嘗菜於此山本名本州云閩中謂之蕞菜齊民要術亦有蕞

狙法然生嶺之有臭氣凶年民斲根食之諺曰豐年惡尔臭荒年賴爾救

今所謂魚腥州是妒太家謂之天苜蓿麥能爛五石作泥

巢菜

蜀蔬有兩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中東坡所賦元修菜也吳中絕多名標搖州一名野蚕豆

錫枝

俗以油煤粉鉗綴之米糝各蓼花取其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煤錫枝綴紅珠二字頗新

蔗霜

蔗霜糖水魯直荅雍熙長老寄糖霜詩遠寄蔗霜

糖水

如有味又糖霜譜曰遂寧有糖水冠於西郡云

絮言

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為絮之柔帶牽連無邊福也富帶並相時偶有一事

富公疑之久不以韓謂富曰公又絮富度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為之夢全云休已絮已我自明朝歸去

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徒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曾志之吏公

劍氣

英洛陽懷古詩王光照夜新家劍氣沉古戰場

賀拘

宣和盛時所在有灵芝朱州祥異之歎賀表殆無虛日會朝廷進築順州城得拘杞於玉中其形如契仙家所謂千歲所化者主者得之喜甚於是馳

闕庭蓋微宗生於壬子正符所屬之辰在以為美祥宰臣欲以詰朝拜

表稱賀褚公閣筆先是岸存久東王氏之季不為應用之文時有舊太

李綦宗山札者善素此主者廷致東閣授以此題綦從容屬聯妙絕

一時首曰靈根夜吹葉異質於千年駟騎朝薦聖人之方歲春荒商沉飛

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綦字叔原

風景不殊奉目有山河之異此江左新亭語場常讀去不賤其說蓋

洛陽四山固伊洛瀍澗在中而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在中故云耳所以李

白詩云似洛陽多已詩云只有青山似洛中

商隱詩

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嗟峨六國樓臺艷綺羅自是當年秦帝

醉不聞天地有山河宋兩句不可曉昌裘同論語以為秦帝合作天帝天

地合作秦地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

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三此土而剪諸朝正是時也並為國強

者有六然而同宅秦豈說哉李善曰昔秦穆公嘗如此十月而寤志

林曰天帝醉暴金隄隕石墜去云列仙贊云秦穆受金策祚世之
業史載秦地兩三日金隄隕其是和嗚呼天帝有時而醉邪
峻截田切又作股赤子陰世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寧人土音亦此音呼小兒之音

五銘

貌言視听思曰五事孔子告顏子視听言動非不及思也思在其
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思為四事本五事亦还相為本作五事銘
其貌銘曰免曰奉君子瞻視尊依觀中匪也属内美充是恭者
貌似同載偽掘滅德凶人肖貌天地通至温也春融也恭而安乃
聽功言銘曰言有好言有羞口濁人招悔吝言曰及匪从曰接以道
發不苟滿天下垂永久多言哉中是守雷風行方覈吼雷風息

一何有視銘曰視何敬月之賢也 不去月不麗日本明視何累可去
乎非翳比翳外来視匪外也亦視何外内自神明自静心止何礼非
勿視聽銘曰聽是非耳司之聲自物来无時耳亦物也交迷忽深着
聽者誰必太空物不遺熟為物吾何知虛能受聽在慈兢也乎道心
微思銘曰思元數深莫測虽莫則有限固不出位分如石鏡中象
應无德思在心妙天則神通精之極是曰睿入空域易无思也亦易

張疇齊試墨

仲壽字
希靜

李廷桂 文元

皆文百年如
石一點如漆

潘衡宣 和龍

香時齊姓民

麻滅不可辨有
御前墨上四字

蒲大韶

書句輕堪
佛眼餘殘

德壽

華世
英造

未知常有

朝式潘衡孫東彝李世英男克恭樂温蒲彦輝刘文通
翻梁果復古兼邦遠雪齊墨宝最桂堂李世英胡支直周

郭忠原

鏡湖方氏

齊奉緝熙

列土先造

寓菴

得李滿心法

俞林丘紗共製表香墨黃表之善慶書寶

謝東

徐禧葉茂實

彥翁

卿會稽先賢會稽先賢傳贊序云會稽共建國也自山陰南走

剡東走上虞餘姚之間江山皆奇麗清遠煙雲濃淡樓

觀出沒有詩人一西工所不能模寫者故漢晉以來全德高

行之士多萃于是而方士望仙絕俗遺世者亦往往出焉

予蒙恩未守是邦得勝地湖中用道家法築宮以行兩宮

壽因即其兩廡左祠高士右奉列先皆作贊刻石以備會稽

故事或謂鷓鴣夷子皮之決賀季真之高不得名高士何也於乎

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之遺言

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何時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草祖

箴賦詩予見其辱未見榮也夫云公之賢吾輩所當敬仰然使

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

述之觀未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乾道己丑上

巳旬章史浩序

高尚之士

漢嚴先生

光字子陵

漢王先生

先字仲任

漢袁先生

忠字正甫

漢桓先生

肅字文林

魏嵇先生

康字叔夜

晉孔先生

愉字敬康

晉虞先生

喜字仲寧

晉阮先生

裕字思曠

晉王先生

義之字逸少

晉謝先生

安字安石

晉謝先生

敷字敬緒

晉戴先生

遠字安道

宋朱先生

百年史失其名

宋戴先生

顯字仲若

宋孔先生

復之字彥深

宋孔先生

祐史生其字

齊褚先生 百玉字元琮 梁何先生 繡字子李 康秦先生 系字公緒 唐張先生 志和字子同

越相范公 少伯 漢南昌尉梅公 福字子真 漢大尉鄭公 弘字巨君 漢魏先生 治陽或以馬字

漢蘇先生 子煩 吳上虞令劉公 細字伯經 吳公先生 象子元則 吳趙先生 廣信

吳虞先生 翁主 晉夏先生 統字仲御 晉葛仙公 玄字孝先 晉抱朴子葛公 洪字稚川

晉長史許公 謚字思玄 齊顧先生 歆字景昭 齊光祿大夫孔公 吳產史失其字 齊杜先生 京產字景齊

梁真白陶先生 弘景字通明 唐必書監賀公 知章字季真 唐宗元吳先生 筠字貞郡 唐嚴先生 青

唐元英方先生 子字雄飛 鎮江策問曰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

志吾亦不如其何必也登治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後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渺已愁予耆老不足證矣安得不寤寐東晉諸賢乎衰艸凋猶帶齊梁光景徒以重人黯然而不知淮秦舊月曾照見千載英雄肝膽乎惜其遠而不可語也此

未思義王澤在心慨漢系離悲歌蒲柳豈志能情故都哉自降具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兵端不可輕開國事不可再悞思目前之危急

捨分未而經營茲猶可籍口相域澗水艸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洒其松楸者長陵抔土詎容置而不問哉

劉裕取長安道路謁五陵時晉寄江左百有十三年笑五湖雲擾豈暇念晉陵寢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情也秦始

皇陳隱王之墓漢猶有人守之三歲湮雨沛義夫節婦墳墓猶禁推豫

况祖宗神灵所眷顧乎自端乎至今又二十五三年八陵不傷動人棲
槍者矣士大夫沉於湖中歌舞之娛何如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
心豈隨末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北孔蓋論功業自許伊周若限
田若鄉飲酒論秀若里選皆欲彷彿三代独此一爭豈甘在晋人下乎
之作元經者必不欲怨矣或論本朝不能次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
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扼關中未知諸君所聞何如耳後未童
幼班荆輟音茲固晋人所深恨聞之西北流寓抱孫長息於東南同父
已知中原決不可後矣一旦聞有北方豪俊試于清聞者有司
豈不敬喜和猶記朝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虜六十年
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紹定是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於斯

世也諸君有義氣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不能分半席乎

浩然齋視聽抄

元用密

雪多作祇戊己日嘗致丁亥冬雪率多驗近戊子十二月八日己
未雪十八日己己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丁戊己皆
雪日也

趙雲洲云凡遇戊午己未天必變兩或遇亢壁二宿直日則可
免餘宿不能免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間於淮陽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軍馬
旗幟無數始馬皆紅旗繼而皆墨旗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
次年北軍至

今人書曰不宣備文選揚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勉音辭出羯鼓錄嵇康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
痺者勉也兩年之間遠則有勉故云

山主家禮記玉藻山主時行

樂記摠干山主正立也

類煩字三國志費禕以奉使稱職類煩至矣杜詩三顧煩
煩天下詩

圓夢字南唐近事馮撰峯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今世呼蒲商
枇杷皆為人聲樂天時云酒餘送盃推蓮子燭泪推盤壘蒲商又深
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矣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
海恚主恚臣億載万年為父為母

人休

平生能着幾鞞履長曰惟消一局棋 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為監左帑龍廚
張宣義嘗言有親戚游宦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飯畢行戶外忽見旁
左側上有一人無首而為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非鬼也往年因患瘰
癧病執 蔓衍一旦頭忽脫墜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無恙自此每有所需
則以手描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才
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雕刻則知胞胎
所係父母相為應感

題壁

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嘗言其祖業集宗觀門在上庠以春秋
馳名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与夫人會于
此樓蓋輕薄子携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即授筆題其下云

夏大早秋饑冬雪雨公薨君子曰不度得不量力其死于飢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嗟

隍井

嘉興積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惟祈禱于此
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今其家自封銀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
穿其項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民無不墮其計皆
往不敢言有仕族之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噬其鼻
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
果有傷掩

不知
是偉

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為群將流其僧而瘞其寺

揚誠齋名方里字廷秀為監司時循歷至一郡七守盛祀以宴

之時適初夏有官妓歌葉少賀新郎詞以送酒甚中有万里云

帆何時到謔齊遷曰万里作曰太守大慚即監係官奴

朱晦菴為倉使時某郡太守領遣据據我為按治憂惶百端

未幾晦菴為節它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因招守飲出寵姬歌

大聖樂至末句云林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未麼守為之守啓齒

某邑宰因擯借虛肯遣按而歸某群將乃宰公之故舊因召連

燕飲有奴慧點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詭漁家傲十月小春梅

蓋縱宰云何太早和答云乃預借也宰公大慚

西京雜絕六首

漢葛洪
守和川
丹陽人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喪人水不濡上詩服此裘以聽朝

吉光
表

首宿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首宿一名懷風茂人或謂之也凡在其間常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首宿為懷凡茂陵人謂之連枝妙

漢帝送死者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蛟龍玉匣成帝設雲帳云幄云幙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云殿漢掖庭有月影臺云光殿九華殿鳴鳶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殿名

積草地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椅止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号為烽火大樹至夜光影常皎然

名異

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梨

十紫梨青梨煖大谷梨細葉梨金葉梨縹葉梨出琅琊玉野家太守王唐所獻東王

梨出海瀚海梨出瀚海比耐寒不枯柴條梨東東七漏枝棗玉門棗堂棗青

葉棗棗棗赤心棗西王棗出昆崙栗四侯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當

桃十秦桃細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城西櫻桃含

桃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

李含枝李顧湘李 美李燕李虫李俊 李三白李紫李花紫色

查虫查羌查 稗子三青赤葉稗鳥稗 棠四赤棠白棠青

棠少棠梅七朱梅紫梅葉紫花梅同心梅麗枝梅 燕梅候梅

杏二文杏村有 蓬來杏東郭都尉子吉所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花所食 桐三椅桐

梧桐 荆桐 林檎十株 枇杷十株 橙十株 安石榴十株

白銀樹十株 黃銀樹十株 槐六百四十年長生樹一株 万年

長生樹十株 扶老木十株 守宮槐十株 金明樹二十株

搖風樹十株 鳴風樹十株 琉璃壽七株 池離樹十七株

離婁樹十株 白俞栒柱栒柱蜀添樹十株 栒四株 椈七株

櫻四株 楓四株 栒十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卓木

名二千餘七種隣人石瑀就余求借一觀皆遺棄今以所紀意列於篇

名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人弘食以脫粟飯覆以

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育之弘大慚賀告

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尉五鼎外膳一肴又作蛟龍吼

現公奉動新入手玉世破碎珠囊剖許國誠心仍貫斗識者誅之

不容口天公一見列詩曹指揮姮娥供免毫公歌數闕風力風力若

耶溪上皆停棹耶容擲不敢操楚人往々收離騷李杜藩牆不甚

牢李白脫却綉錦袍東風顛入五湖裏万籟声酷龍耳河伯江妃

欲死只恐八公未接見 底南登瀛岸將何以直即壯寰聊自倚養得

身長數千里天地一夜雷雲起官家內相能幾人到此陪經論天語

丁寧下降頻金蓮燭畔窺龍鱗日曝花磚暖綉衲鏤金佩玉何

申々姮娥喚作真騏驎為知韓非前身龍樓漏箭銅世挹隱

約六階騶唱八傳宣使者翻然集月題控馬天門立錦牋瓊

管尚書給九韶忽然如俯拾宸息四海周流及武帝王封乃

公孫弘儉

平損我宋修文偃武初詞林翰苑新扶踈實儀陶敦端
何如我冠曳屨承明戶矧味功名何武夫討論調色始徐公翦夷
五代尊篇書墨客稍公躋天衢中間作者相踵武請試從頭寫
君數真宗皇帝觀神寓楊億風流玉堂處傾金鑄瓦橫尊俎大
咲棋堂任豪拳逖處百尺江南楮流豸掃煤炮聚妙雨六一超雙
不同陳言万紙一洗空晋宋斧梁不待攻西漢直抵元和中龍驟鳳奉
扶桑中五采射日吞長虹涵堂玉磬諧金中紛然和者如望鑪木鐸
可伶声稍一振鑑然須大老伊說教公無處討蕭曹丙魏規模小烏
遷班固工品藻出處行藏何太少昇沉將相王侯了經天緯地憑誰
奸信知夙來古鳥多堯舜之章煥若何東作西成南已化真人更滿東坡夷變
礼樂俄森羅黼黻郊廟金盤陀羽毛率舞呈天和高陽才子前廢
歌君哉頌首一俞尔執簡抽毫無及矣周公整頓乾坤已開闔明堂復如
此从頭制作軒轅始海獸山禽威猷美美衮冕分明主玉侈六代光華謁
天子日月辰績光九天虫魚草木績山川群奎文章想尔然百家妙理
何周旋離公系稷春夙前東周一去追無緣帝位王功只僅傳廟堂急
管催繁弦出魏哉孔子尊如帝矯公孟軻矢莫待斯文未喪今何在邠
魯逸然安可再揚雄力寡知無柰天祿校讎言真未計江海悠人自
川遊回肯相望幾千載熙寧天子憫斯文展公搜揚到海垠承
相王公奉趾尊委蛇二老西來賓咀嚼六輕如八珍補膏東
掌鈕西秦天子資之文日新人夙自轉成天均項从孟子驅楊

墨它日淫詞又榛棘豐鶴涼々天空碧中庸一路幾充塞金陵
陵焉於深求直二十年來人稍識求之左右逢皇極內聖外王真準
的古人效李豈文緯堂陞之間意已移藝何虎雖尊何犧云何簋
簋加灵龜不然制作知無時可曾詩書一夫之明々故訓識者誰百家
效語女嬰兒科六書截屋壁豈比鍾王綸筆踏會通玄思象如作
易不解語言含妙德倘以對偶音聲覓沐泗文章少平則解道雕
虫童子識詩人稍得揚雄力熙寧論譔復何慙况把先儒
衆說畧世傳經作指南壁雍涪水堆牙籤或者訾焉然痛歎
殲安得諸傳口遂鉗聖主吳王實用僉公嘗一語令師照殿翻
思偃蹇熙寧末苦信古書由世壯金陵戶外履成列補衡一
刺終漫滅髣髴第五經無二說堂々萬里星中月欲論兩漢誰
優劣忽苦吟燁風眩咽也韶性嬾讀書頑病甚相如下筆慳
敢望言如霧豹斑擔竹登員笈斗間閱新水君來粗解顏浴沂
童子弥春灣先招如龍尚許攀鼓瑟從之豈浪問可憐道德其
耕獵何苦侯門彈鉄不挾而來聊自愜然詡夢尔飛胡蝶飲中
數子刘伶俠江外主人張翰攝短船下水水輕仍捷落帆解拖吳山
勝東坡得詩意不樂然亦厚遇之既乃謂人曰其詩亦佳但現其終篇
氣力尽於此矣恐不必久矣已而果然

同舍鄭文振潮陽人言象鳥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問蔬穀守之
稍不至踐食之立尽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人皆於

其末處架高木若望大榘然常有人直象独畏烟大先用長竿
接好把把於其抄望見其來共然大把持竿以指之即去隨
之三數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群者行
猶庶幾其独行者最喜傷人蓋勢孤人言之也土人懸匠設機
壓之不能殺惟象難者用厚木當中鑿深穴敦今劣容其足中
植大錐其末上向穴敦之外周回峻數金之如今之唾孟而加峻密埋於
其往來之所以草履之倘殺足水上必滑下敦其中其既重錐洞貫
其足不能自拔即仆負其痛不能食展轉謂之著鞋然犹以牙傷人未
敢近數日後稍困則束鎗楷殺之而分其肉留其皮趁温切作條餅
乾作連枷等用自朝陽來必經由夔江顧此處最多先使人行前探之或
遇其大群有災數日不去不敢行者監司巡曆則起保甲鳴鑼
鼓趕逐之頑然若無間也必俟其自散去乃敢過

儒林公議

一

武侯相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
詩石在馬唐未漸枯瘁歷王廷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
伐之皇朝乾 五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国志乾德初
歷年一千二百餘枯而復生子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
聳云并舊枯餘並存若虬龍之形

玉牛非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迎縣吏納土牛偶人
於府門外現者顛中主者恐其為人所損遂毀所事之左暨程

出視事恠問之主者以對程咲曰農夫牧豎非非之人非見於此
不祥莫大焉當時問之以為過論至甲午歲果村氓叛竊八搭城邑
為人亦服其理識

造宮

章聖祥符中行封祝之禮吳宮現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
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聘田獵或淫流声色今主上崇真奉道
為德兆福祈不猶愈於田獵声色之惑歟

行都紀事

二弓

宋楊和甫

字得溫延平人

北山九里松牌吳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微云吳書吳
朱幾守信州陸辭高宗詣予語云九重松乃鄉書手吳唯亡復
云朕嘗作以三字觀之終不如卿吳益遜謝暨朝退即令再揭
元牌遍索之乃得於天竺庫院後令植道旁今所榜是也

橘園

橘園亭在今豐樂橋投北自棚前直穿即是蓋向未未建都之時此地
皆種橘高宗欲親征就此乘舟創亭其上前臨大何故是至今此街市
傳為橘園亭

俞家園在今井亭橋之南向時未為民所占皆荒地或種稻或種凌
故目以園為名今則如蜂房蟻窩盡為房廊屋巷陌極難認蓋其錯
雜与基局相類也

有兩打繩巷都亭驛前一侯潮門外一有兩版石巷臨安府前一
紫木巷中一有兩龍舌頭臨安府前千江下養魚園兩櫻桃園七室
宝山并薦橋門外是也城中旧無木闌干沿河惟居民門首各為

賊吹笛
馬字

欄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灯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
往往多溺死歲以數十百人計自王宣子尹京始於抽解場出村置大
木闌城內沿河皆周匝每船步留一門民始便之

問丘編脩詠自言往年游宦湖湘問舟行江上有客子附舟尾至暮
吹笛可聽問丘正飲甚賞吾命以酒勞之未幾忽聞然有聲甚厲
且訝微則皆不對少頃稍入處進云某官且低聲勿復問舟尾橫
笛者乃賊也以吹馬号而吹其造舟適已撲殺矣須臾有一舟
唉呼直前以謂已有應則無應之者果詞之云吹笛船安在
舟人皆答云已過前去矣俟賊前遇急投岸獲免
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

逢故曰

賊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賊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聞探引天
地錯宗古今忽然如暉煥然而具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
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其羣組以成文列錦繡
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以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
摠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
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玉搔
頭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也價
倍貴焉

杜夫
子交

杜陵杜夫子喜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

理者足以大禪至教

郭威字元振茂陵人也好讀書以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張仲孝有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傳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子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尔雅之出遠矣旧傳孝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彩後人所云耳

算術

元理嘗從其友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志其食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日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撥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果困不差主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繫床曰

遂不知鼠謀無智無勇功惟聖時若又數點兩声風約在一枝花影

月移來 柳搖臺樹東風軟花塵闌干春盡長勸君更尽一杯酒與

你同消万古愁 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弟子白髮

新 江州司馬青衫濕

格言 媒已之長者覩其色暴人之短愈汝為敵位卑言高非汝敢

交淺言深植荆棘出於汝口者氣跡入於人耳者不可滌汝如戒誨

何益 韓維基云凡親戚故旧之為時官者皆當以時官待之不當

以親戚故旧狎之以說最佳留有餘不尽之功以還造物留有餘不尽之

意以還朝廷留有餘不尽之財以還百姓困有餘不尽之福以還子孫馬醫

梧嘗題于壁不知誰語也

以煮酒脚除土灵壁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斷琴各手唐雷雷七威雷班郭亮皆蜀人沈鐸張鉞皆南江人蔡

叔僧智仁術中立懷曆朱仁濟馬希仁馬希先懷寧病宋人

芳名琴春雷玉振流泉並御府不出左高寒玉實腹琴混木刻成冠古韻磬

秋嘯伯金儒高茂萬壑松郭佑瓊知音厲端王走水小字趙玉溪間

素紫霞茅玉鶴玉鴈皆宣和御府大雅趙菊松雪同浮磬趙都奔雷琴

彈氏百存古張受秋澗泉揚守玉玲瓏揚伯百衲大平與國年趙仁濟

脩進入吳越國王宮今李公畧得之據云其家旧物也

朱元章印

元豐間朱元章自号鹿門居士其印文曰大正後人希印其後
並不用之伯幾云今所謂拙屏乃蛇角也以至毒能解毒故曰

蠱毒屏

賈秋壑詩

賈秋壑甲戌寒食掌作一絕云寒食家插柳枝留春亦不多時
生人有酒須當醉青兒孫幾个悲明年諳死

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叅政者戲之木蘭花慢云北婦人未老喜依旧

着南冠正雪暗濛泥雲迷芒碭落却郭鄉心日行万里幸此身生入

玉門關多少秦烟阮露西湖淨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一歸唯慨

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鈎天紫薇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

誰在天津橋上杜鵑声裏闌杆

匡彙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金孫壁云耳暴聾用全

蝎去毒烏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声即愈云是韓平原家方

枸杞子可以榨油然燈現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

粟為乾末傳之立止或倉卒用生粟爵傳亦驗 喉痺并郭鷲

用蝦蟇衣鳳毛炒洗淨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

布絞汁鷲毛刷患處随手吐痰即消張梅坡云其父患此已不能言

用之而愈 齒腫痛黑豆酒煮計漱之王脩竹閣中用驗 鄭鶴臞

有枚單方水蛭為末加朴硝少許調傳瘡上屢驗屢驗 癰疽惡

瘡初腫起當歸頭黃蘗皮羌活烏細末生鷲鷲勝搗汁調傳瘡

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傳之恐毒氣四去不可收矣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 辛未 巳亥 壬申 甲戌七月十一登仙号天

端節丙子三月十七日北遊

少帝

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即位国号宋丙子渡江国亡凡七百二十

年王趙太祖丁亥生庚申即位宋国号宋先是丙子俘李主後丙

子大元渡江国亡掘入所云未效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未

能之謂令設於此以待至彼之謂格設於此使彼効之之謂式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祥徑至燕京旦言自古所未嘗行此道昉自今

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等雲帆轉遼

海粳縮未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輝與臺軀又晉游云畝蕪威

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凌遂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

運非始於合也

韃靼有拗奇者元係大振脚其家凌替典賣罄尽偶有向者征
遼日所獲一蒼玉印方四寸上有交螭紐以敗篋貯之出售欲鈔二
定無酬價者偶有言於崔中承遂取觀之且摸其文令識篆人辨
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攷之乃秦聖於是徑進之上乃進表
稱賀甲午正月二十九日也陳東山甲午四月自燕歸言此
周益公曰錄吳諺曰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謂水大也壬辰年正
月初六日己亥十八日辛亥三十癸亥是歲大湯湖田顆粒不收癸
巳正月亦有三癸亥然乙亥在春前是歲無水灾
俗諺云逢庚則變遇甲方晴或云逢庚隻遍遇甲双晴盖建庚於
隻日則變遇甲於双日晴則多驗

視聽抄

三局

宋吳萃

字商卿固子傳士

詩所以吟咏情性乃中之一適非欲以表也名余詩自知其淺然却
是自作生活未嘗寄人籬不若以雅深之文辭之人未必以為淺
也黃魯直詩非不清奇不知自立者翕然宗之如多用釋氏語卒推
踏於泐漠之中本非其長也而乃字之剽竊万首一律不从事於其
本而影鄉於其末讀之令人厭章茂深即中葉石林甥也自言从
小季作江西詩石林之母見之必輦戚足曰何用季以死声活气語也
言真有味石林詩話談山谷之詩不容口非不取之惡夫學字之者
過也

王氏主經術蒯氏主詞章東坡在前唐有三衢士人何歛聖名

茶意以經為然獻長篇於東坡欲其推尊王氏詩曰昔日歐陽心
独若披羅天下文中虎未逢買馬嗟誰與現躡文章正勞午得
眉山老翁語始堰平生好奇古騫騰鳶鷲蟠亂侶錦綉貯貝腸
終日吐眉山跨馬狹双龍迤邐斜歌劍東一息万語光群雄是日魯
酒歸醇醲仁廟當朝起數公四時閭閻來清風眉山秉筆磨蒼
穹稽首獻數何雍容時是慶曆垂嘉祐東省西垣半耆旧一代偉
人爭入敵大開黃閣咸虛受公時脫穎眉山後歌間幾云同一奏建安數
子空鳴牘集矣李士皆籠神王人發馬下天階華盖星边捧來天子廷英不浪
開公皆深徘徊今吾待側天顏低上列四輔前三台相與畴咨將相才飄然駿
光旭燁西京應制十八九龜董震然為奉首此輩昂藏帝世有刘蕡之

殊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諸君庶二十五區
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尊鵠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午產二百擲万
鷄將五方雜羊豕鴉鴨皆道其數果麻者數悉如其所言乃曰此汝實業
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漢慚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
一頭厨中荔枝一料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及日為壻其術
後傳南仁季仁傳頂仁瑄仁傳子陸皆得其分数而失其玄妙焉

廬山九天使者庙有道士忘其姓名躡貌魁偉飲瑄酒肉有魚人
之量脫節服餌丹砂躁於冲奉魏王之鎮潯陽也群齋有双鶴因
凡飄憇干

道館迴翔嘹唳若有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

張業
真祐
捍

寬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探而乘之羽儀清弱不若勝其載
毛傷皆拆血洒庭除柳接久之是夕皆斃翌日訓養者誥知其狀
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沅聞之為絕句以諷云瑠肉先生欲上
昇黃雲踏縱紫雲崩龍腰鶴皆無多力傳与麻姑借大鵬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推变之机会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
張氏妒悍尤急絕婢妾素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張
至内庭誠之曰業位望通显得置妾勝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
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如運多壘之初陛下所籍
者駕馬未謁尔而又早衰多病從之又貼其患將誤於任使耳
烈祖問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陳竟微時為宋齊丘之
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
丘選首色婢三人与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礼人問其
故李曰如令公寇偉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安自然
求还宋弟宋咲而許之

譏潮

李堯廣陵布衣裳以喉舌禪闔為已任宋齊丘罷鎮江西日堯
囊足朱謁齊丘問客素習何業堯曰修相業于今十年矣宋曰
君相福乎堯不能答它日復求見家屬子卒左右不復通之乃一
題絕而去詢曰中具唐祚戒強吳揔是先生誤廟謨今日表雅
祥解矣讓皇宮眷合如何

使酒

朱業為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决無復見

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褰帟一呼攝粟而止張易令通倅之識至
府數目業為易啓宴酒舉未及三爵易乘宿醒擲觥排席詬
讓鋒起業怡声屏幃之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
而出後府公無復使酒焉

好物不
在多

元宗曲蕪保和堂命從官賦詩李士朱鞏詩成獨晚泊中制衣皆鞏鞏
已醉矣唯進一盃上疑其搆思大久復不終

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者
皆以朱公為口實

掠地皮

魏王知訓為宣州師苛政創下百姓若之因入觀侍宴伶人戲作錄衣大面
胡人若鬼狀傍人問曰何為者綠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觀起地皮掠來因至

如此

將項錢
渠伊戲

張崇帥廬州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觀江都戶人幸其段任皆相謂曰
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計口微渠伊戲明年再入觀盛有罷府之議不
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掣鬚為慶崇歸又微將鬚項錢嘗為伶人所戲
一伶假為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陟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亦大慚
後王篡位之初嘗夢一羊升武德殿御床意甚惡之及金陵之陷補闕
楊克讓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微歟

夢識

盤古
氏

述異記 三

梁任昉 字彦升 新安太守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為四岳目為明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秦漢間俗
說盤古氏頭為東岳左肩為南岳右肩為北岳足為西岳腹為中岳先儒

說盤古氏泣為江河氣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古說盤古氏喜為晴怒為隄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隄隄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

盤古國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以盤古為牲物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萬物始於盤古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差天下鬼一產千鬼朝產之莫食之今蒼梧有鬼始神是也虎頭龍足鱗目蛟眉

蟒蛇目圓蛇眉連生

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尤首牛耳連眉一目

防風氏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万国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

人被髮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說並飛入帝身帝竟曰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其後果即位乃命復宮其寺賜額為具義寺以太原帝旧田宅業產並賜之永克常住今之寺內見有圓亭堂及梨師與帝並在復李密歸國封邢國公投至飛林渡叛上遣兵征之至陸渾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頽防行李時人謂之邢公捉蚤果死於此

邢公捉

唐朱里

高祖崩太宗名營猷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墓立即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吳乃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徵後主於宮中作珠簾乃劫京師市珠内外之家收素將尽計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

搜珠

僧中收之猶有隱之者為隣僧所告繫於徑宇逐院而搜之寺僧中收晝閑有人於寺中請僧齋閣者曰勅家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末年莊宗入汴及滅朱氏後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金龜色

朱梁許州節度使溫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毛石亟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地養之又構屋宥啟号金龜堂至末年莊宗主国号唐及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相思艸状似石竹而節上相續一名斷腸艸又名愁婦艸亦名霜艸入呼寮莎盖相思之流也

虎生角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不蛻而角生

闔閭墓名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乎吾君王棄吾之邦迁于重岡維岡之陝吾王之邦

酸柿 甜梅

番禺有酸柿甜梅李文果賦生物之偏梅甜柿酸

廣湖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上帝繫不生蔓

艸

廬州君墓

廬州君府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廬府君歸其之室

虎丘

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号曰虎丘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听我歌今年梅花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洛冲異錄

宋秦再思号南陽客

唐高祖神堯皇帝將卒師西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於床下為群蛆所食及寤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語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笑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且死是齏死也墜於床是下也群蛆所食者是億兆之所趨附也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階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吉又曰貧道為沙弥日嘗政務今敢為公占之及卦成日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時太宗侍帝之則滿又曰公子大人極言又語帝曰此公子福德無量何憂天下乎帝与太宗俱大悅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而舞

軒轅之初王也有蚩尤氏第七十二人銅頭鉄額食鉄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鉄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髮如劍戟頭有角与軒轅聞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牛兩三戴牛角相觝漢造角觝戲盖其遺制衣也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為黃熊叔來入于羽泉今會稽禹庙不用熊白黃熊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肪按今江淮中有獸名能心蛇之精至今化為雉至春復為蛇今吳中不食雉毒故也

蛟布

揚州有蛇市七人粥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光

珊瑚
婦人

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

至灵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亡之徵也

龍川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入駿處也島中有草名尤芻馬食之日

千里古語云一株尤芻化馬龍駒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鳥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

妾告桀告

桀時泰山之山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石遠望之若人泣

蓋是也

相思
水

昔戰國時魏國若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家上生

木葉皆向夫所在而傾目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蜀王建鬼於天祐四年丁卯

歲備即帝位乃以免子上金床之讖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

金德王踞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

甲子歌

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有云但者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大軍於大原南樓村

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勿契丹至于武下主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

祖入洛陽即虜亂中原之應也

廣順末京師說言有人還窺見宜問要數万了髻小兒繇是無間貴賤之

髻小兒

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剃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即晉元首也

先是周家忍有一人衣履布裏青中艸履而已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

而坐即吏見之咸驚叱之何人也荅云官家教我未吏曰官家在甚處復

宋史官
家

荅曰在宋州尋白千諸相咸曰以征人尔不洎奏恐累諸家守衛者事非
細尔乃寢曰今逐之出外今上移鎮高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為大宋七州官家是
天命已賤之也

朱之
所始

帝譽有四妃一生帝執一生帝堯一生殷之先殷之後封于家都高丘丘上於
朝作鎮睢陽泊開國乃号大家先是皇考諱弘殷至是始驗弘者大之之
端也殷者宋之本也是慶鍾於皇運今建都大火之下宋火正又國家承周
火德王按天文心星是帝一實宋分野今高辛氏陵庙在家城三千里即天
地隊隊人事際會亦自古罕有

名主
收蜀

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資庫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名主收贖
未幾王師西征及蜀平時人始悟名收贖之義名者趙也贖者蜀也

孟人

孟昶蜀宋之臣也即之天命家之平盪暴亂固有自矣固先乙酉歲王
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和祥走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
俸便入潮于者為猛入音訛為猛又得陰一符其後孟尽得兩蜀之地乃僭
大号泊于昶降乃知蘇一符果一子也

桃符
語讖

孟蜀於宮城府近則置一策勳府時昶之子詰嘗居之昶以歲末自
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至祚長春詰拜受致于寢門之左右及蜀平
昭參政呂餘慶權知府事以內外 豐署俱不便於公私至策勳
府公曰此處甚便所然下馬至寢門公忽覩桃符字乃曰吾不得不
至于此遂遷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周家之命呂公入蜀也至祚長春又
是主上平却之号則皇運未可涯也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象光焰

碧落碑

灼高火廡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翔中數史李
諶為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也有老黃冠云李史君即高宗大帝之子也
其文來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史君云聞君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
之名篆也請為史君筆乃於懷中出一軸朱書陳符經殆非人功也史
君尤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對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
畢矣史君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自闔其門餘无所覩至三日史
君命開之只見白鶴一雙自門飛出及視文篆已畢余有一及字但只
有一畫不筆而去史君與道士相悲喜益神之後李陽冰於此篆篆凡
十二年終不能妙捨之而去至今為天下之絕矣

讀書愚見

二弓

宋鄭震

字叔起
三山人

有思
養氣

古今之士無立錐無蓋瓦者甚中飢寒亂心有能安於恬素者亦是天
分孝力過人慶孝子與士大得 做好人須是有以養身外以外養
護內養夾持秉彛任便是至吳地位三代時人有田真是內養底本領
孟子曰無墮產者無恒心無恒產者而有恒心惟士為能正慮為士
者無田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
是說無田至此孔明告蜀先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給蘇老泉亦云物有山田
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飢有甲者真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田
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道以者若無田而衣食行古之道如

孟東野輩韓文公鳥得不重拳拳

豫章生有中木中至七年而後枝幹始別桿表生在麦田中其形以麦更無分別及至穗生方知非麦要知人物財質之良與不良須待久而後見

文章本無說凡行水上敏星麗天地一說也曰旋曲折開闔收縱千變万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未盡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字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恭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之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之彼稷之穗其三曰彼黍離之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其詩者一黍之生毓成孰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

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漏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聞矣由淺而深作之最妙若無感動之情箴規之意與文章法度奏節一部進一步多少亟畜讀之令人珠如挑矢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之葉其二曰有蕢其實其三曰其葉蔡之字眼上有皆造化作詩者尤不可以不知

開基之君乾卦似之中具人君復卦似然所履露蒼生同一造化伊宮之後孔子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惧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个字孟子十二个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越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搭味余嘗謂主客之間有數等人其上則師其客其次則友其客又其次則客

其、容下此則主與客胥失矣及見秦少游論袁紹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於官渡之敗而在於殺田豐且曰師士者王者灞臣士者疆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備戍之論也古人有失一士之憂何秦坑焚之不思耶

動靜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為動靜者俱得之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濕槃是時佛已是吳生果法第主化永熄佛法未敢彰露自漢以來與傲外諸國通佛法至中國遂大昌熾若以南史傳海南諸國考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佛事去處吳時中即康秦從事朱應嘗使於秦國秦應謂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掩耳師子國乃天空旁國也其國田無入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祐末市場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高天依價取之諸墟事大卒如故今中國之人往、奉佛欲死後起生西方極樂世界果未曾放究不空其鏡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入却不知之豈知中土即佛土耶所語佛國者人多跪恠也其是褻露人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締思所以為佛國者又其人無機械心故也字亦有義天字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蒼星又以建辰月祭灵星以求農耕灵星是矢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从辰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為富分貝為貧

字義

作記之法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他載為第伯封禪儀記為第一其躡勢雄渾雅壯碎語女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原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豈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

峭刻其跡使覓卑薄

李賀詩

李賀以歌

詩謁韓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

人呈与解帶

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欲摧甲

光向日金輪

開却

帶命逃之

函間鼓吹一

弓

唐張困

清河人

李賀詩

李賀以歌詩云云誤在前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李士思惠極異其妻刘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

有故同候累日不得見乃買閤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

伊願一見遣奴三百疋縑帛乎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

妾母

孟子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場謂曰以尔人材而在承郎之位吾

惧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誠會尔同列吾現之曰編招探

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死能會喜曰皆尔之侍也不足憂矣末座慘

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又是召名鄉相

裴寬尚書罷即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盡弊

困命屈之與語大歌之遂為見之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奉

舡錢帛奴婢既之客亦不護所惠語訖上然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

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卅也

知遇

琵琶錄一弓

唐段安節同子博士

琵琶所始

琵琶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

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曰琵琶胡中馬上所鼓手前曰

琵琶引手却曰琵琶因以為名漢遣烏公孫主入蕃念其行遠思
慕本郭使知名者馬上奏琵琶以慰悅之琵琶有直項曲項者蓋
便於閱軸也樂錄云琵琶本出於絃鼗而杜勢以為秦之末世若
亦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古曲陌上桑間范時石苞謝奕孫放孔
偉阮咸皆善其樂東普謝頴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通之曲世
說出謝仁桓左北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又朱生善彈是伯牙
之妙無以加焉武德中白明遠竹伯夷皆以彈琵琶至大官員觀之裴
賂見彈琵琶以獻以逆羅擅為糟其木潤如玉光米可鑿金縷虹文蹙
之成双鳳貴妃每奏於梨園音韻凄清其樂器載以石為槽鷓鴣
筋作絃用鉄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外也

胡二娣

有琴子曰秀才

子孫是達
不書其名

寓止京師偶值宮姓內弟子出在民間白即納

駱拔奉

一枝馬嘯駱之駱因夜風凄月朗是鄰人忽唱耕声白驚遂不復唱逾

年遊回返灵武李灵曜尚書廣場設筵白預坐宋廣張妓樂至有唱
何滿子者四坐傾听俱稱絕妙白曰某有伎人声調殊異於此促君至短髻
簿汝熊態度間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袂發声清響
激越諸樂不能遂却中有一面琵琶声韻高下擻然揭卷却拍無差
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娣否胡復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否二人相對
汎瀾款戲不已

康昆

建中一有康昆崙稱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两市祈雨及至天門
街市人廣較勝負及聞声樂街東則有康昆命琵琶最上必謂

街西無敵也遂請昆侖登絃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錄腰是也本是

樂三進上蓋花曲中錄出要者乃以鳥名誤想么至街西豪侯閣樂東市稍之亦於絃樓上出女

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由薰移於風香調中及下樓声如雷其妙

絕入神昆崙驚焉愕乃拜為師女即遂更出見乃在嚴寺僧善本洛

姓也翌日德宗名入內令教授昆崙段布奏日且請令禪布本願何雜兼

帶和声昆崙驚曰布神人臣少年初李藝時偶於鄰家女巫處一品弦調

後乃屢易數師之藝今段布精識如此玄妙也段布奏曰且遣昆崙不近

樂器十年候志其本能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及段布之義元和中有序

曹保之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精此藝次有裴良奴與曹同時綱善運

撥若風雨然不事但弦具奴則善不擺撥指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左

手具奴有左手

廉邠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廉邠者師於曹綱及綱之能嘗謂其流

云教授其人多矣未嘗有女性靈弟子也邠嘗平謂元原別墅於池

上彈越賓調忽有片方鉄躍出有識者謂是甍賓鉄也蓋是措撥精妙

律呂相應耳

安部門下有樂吏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妙絕本宣徽弟子後出宮於家

穆現中住自習其藝嘗畏人聞每至夜深方彈志善懇求教授

終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揚乃賂其現士求寄宿子現竊听姑彈弄仍

以自擊脂皮靴帶以指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白諧姑彈之姑大

揚志善

曹綱
裴良
奴

鄭宗承

宗朝有內人鄭中承

中承當時宮人官也

善朝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

雷小忽雷曰為題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太約造樂器

悉在南西臨渭河垂鉤之際忽見一物流過長五七尺許上以錦纏之命

家童接得就岸乃祕器也及發開視之乃女郎汝色儼然似羅巾

繫其頸遂解其領中侗之口鼻之間尚有余息即移入室中將養經

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承也昨日并呂合內人縊殺投於河中錦

即是弟子臨形相贈耳及如故即垂泣感謝厚本無妻即納為室自

言善能琵琶其琵琶今在南趙家修理恰值訓汪之事人莫有知原

本日略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分輕彈後值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

即彈數曲是時有黃門夜鷄子過門私於牆外听之曰此是鄭中承琵琶

聲也竊窺識之翌日連上聽文宗始嘗追悔至是驚為喜遣中

使宣名問其由未乃捨厚本罪任已偶仍仍加賜贖焉

咸通中有米和郎

即米禁嘉子也父善唱

敢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見連見各

金

說郭卷第二十

米和郎
田從通
王連見



原件短缺

卷21-22

圖書

聖